靜修先生文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靜修先生文集

(二)

劉因著

靜修先生文集卷三

書後題跋

書饕餮圖後

饕餮之生於唐虞猶水物之生於陸也雖欲饕餮烏得而饕餮然其所以爲饕餮則陽[illegible]所不能絕雖欲不饕餮烏得而不饕餮以烏得而不饕餮者與烏得而饕餮者遇是以天下莫不見其爲饕爲餮而得以饕餮之也及世運降矣人道晦矣淳者漓而和者戾矣關睢麟趾之意息而河圖鳳鳥之嘆興饕兮餮兮此其時也孰從而見其饕也孰從而見其餮也而又孰得而饕餮之也此饕餮之所以列於器也夫饕餮之所以列於器也其所以著夫惡則禹金以魑魅鑄楚史以檮杌名也其所以示夫戒則魯彝之取象盤盂之有文也呂氏春秋謂以象形飾者周制也或者曰以形象識之則殷器也非周制也是則不可得而知也世且不可得而知又烏得而知其用也金臺田景延得古饕餮拱泉而垂腹羸其面而坐則人焉其下若有承盤者然河東元裕之爲之考定其爲古器之無疑也景延遂以劉敞呂大臨例而圖之其友郝伯常欲爲道其然而不果而屬予嗚呼人之於古器物也强其所不可知而欲知之則爲博物之增惑也舍其所不可知而特慕其古焉則爲玩物之喪志也爲增惑爲喪志皆非知好古者也舍其所不可

知者。而求其所可知者。則古人之所以爲戒者。在我矣。因其所可慕者。思其大可慕者。則古人之所以爲古人者。自此而得矣。求知、是知也。求慕、是慕也。則斯器也。固有爲致知之一。明德之端者。不惟在我之饗餮。以此而見在物之饗餮。我將自此而得以饕餮之也。至元丁丑正月丙寅。容城劉某書。

跋魯公祭季明姪文眞蹟後

季明與盧逖同時遇害也。今公所謂仁兄愛我。俾爾傳言者。不應居逖之後也。果先之。則潛告之舉。自忠節發。而史爲遺誤矣。且公於其父之廟碑。自敍距師古爲四世。與忠節爲同祖。而新史乃以公爲師古五世從孫。與忠節爲同五世祖。不應公自敍亦如撰歐陽璀碑之有誤也。舊史自以之推、爲公與忠節之五代祖。以忠節爲公之從父兄矣。不知新史何所據而改之。而汪應辰、於公傳、辨師古五世之誤。於忠節傳、不辨其同五世之誤。亦可謂考之不精矣。是以知歐陽永叔、不敢以新唐書世系列傳爲正者。不特張許孔氏。而曾子固、所謂史誤者。又不特李白傳而已也。至元丁丑八月癸亥日。容城劉某書。

跋朱文公傑然直方二帖眞蹟後

先生傑然、直方二帖。郴奉使得之儀眞。予觀其詞旨筆勢。則跨越古今。開闔宇宙。荊公實不足以當之。而其頽然其順。浩然其歸。方康節檢束之時。蓋亦無有也。書法自漢魏而下。壞於晉宋。極於黃米。此先生千古絕絃之論。觀者以此意求之、或有感焉。而於其讀先生之書。而得其心。則視凡世俗之所爲學者。皆在百尺樓下矣。又豈但書法而已乎。至元丁丑八月壬戌日書

書東坡傳神記後

形神之所寓也。形不同焉。而神亦與之異矣。予嘗愛韓魏公記北岳廟之言曰。嶄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衆派別。林焉而萬竦擢。岳之形也。倏霽忽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電發。岳之神也。予謂惟是形則有是神。於是形而求是神。則得之。不於是形而求是神。則不得也。是以公又曰。廟而祭焉。非古也。嗚呼。廟而祭焉。雖非古也。苟即其形。而求其形之精神。聚之一室而致齋焉。則猶方坎圜丘。壇以四望之遺意也。至廟而像之以人。被之衮冕而王之帝之。形則人。衣冠則人。名則人之稱。而岳烏乎在。於是而求岳之神。（原作人。）亦難矣。人之祭也。主以別名氏。尸以會精神。蓋子孫。則祖考精神之餘也。其祭社也。即其地而表以樹。而主乎石焉。蓋植物之根乎土。土地。精神之發見者。而石則土之類也。是以得其神焉。豈惟是也。喪禮之服。必其人之衣。溫公藏祖考手澤遺文於其廟。而祭之。蓋以精神嘗在乎此也。豈惟是也。禮文制度。亦必有精神之所安者。如身爲士。而席則大夫。祭爲卿。而樂則天子。固已居之而不安。聞之而不享。至於昔焉而席地。今焉而藁伏。理有可疑。神亦烏得而流通也哉。由是而推之。凡像設之未極其精。而苟簡於習俗者。皆不若無像設之爲愈也。而程子神女衣冠之辨。土木人身求雨露之說。蓋爲一髭髮之語。相爲發明。其亦精矣。濟南王氏。妄爲辨論以譏之。彼亦烏知所說之所謂哉。田景延嘗爲先人作大小二像。不惟極其形似。併與夫東坡所謂意思者而得之。是以予於禰祭特用之。夫畫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者。必至於形似之極。而後可以心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謂意思者也。亦下學而上達也。予去歲題

一書卷云。煙影天機滅沒邊。誰從毫末出清妍。書家也有清談弊到處。南華一嗒然。此又可爲學形似而不至者之戒也。予既作三詩以贈之。而復書此說、於所藏郝奉使所書東坡傳記後云。至元十二年三月望日書。

跋懷素藏眞律公二帖墨本後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而穎、頻、不與焉。其淵源已如此。而其父已傳法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云、則知公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書一藝也。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有文潞公、呂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跋語。是年潞公以年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而汲公爲宰相。懿簡公爲樞密。忠肅公爲御史。吁、亦盛矣哉。後游師雄、刻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明年已非元祐矣。宋之治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歎也。此雖一帖。而有可察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覽者云。至元丁丑七月己亥書。

書王子端草書後

子端振衣起遼海。後學一變爭奇新。黃山驚嘆竹谿泣。鍾鼎騷雅潛精神。默翁語也。雪溪仙人詩骨清。畫筆尚餘詩典刑。聲光舊塞天壤破。議論今著兒曹輕。遺山語也。二公之言。必有能辨之者。東坡謂書至於顏柳而鍾王之法益微。詩至於李杜而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朱文公亦以爲然。而默翁蓋知此者。是以不取於子端也。安得如默翁者而與之論書。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書。

書康節詩後

物齊也。齊之則不齊矣。猶之東西也。東自東而西自西。固不齊也。然東人之西。則西人之東也。是曰東亦可。曰西亦可。則是未始不齊也。然東西之形既立。指其西而謂之曰東。則爲東者、必將起而爭之。而不齊者出矣。不齊之、則物將自齊而平矣。東也西也、吾立於中、而制其東西焉。如是、則謂之無所著可也。一有所著。則不西而東矣。謂之無所著可乎。彼空將無所著也。一倚於空。獨非著乎。此程子深有取於邵子之言也。然彼爲其說者曰、是不足以破吾說也。吾曰齊、固未嘗齊夫物也。吾曰空、固未嘗著夫空也。噫、悠謬輾轉。愈遁而愈無實也。

題高允圖後

人之制行。近於當理者、多矣。欲必其制行之初。眞見義理之當然。而斷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則未易知也。然考其平生。則心術之微。亦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如高允、忠情之直亮。蓋其生質之本。然其設心處事。必非善爲僥倖委曲之人也。如勸翟黑子、有罪首實。亦以義理之當然爾。而作史者、遽繼之以庶或見原之語。則所謂首實者。乃所以爲僥倖之資也。至於史事不欺。則又以謂恐負翟黑子故。則允之所以爲是。非以義理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遣辭之際。輕爲增損。往往使人忠亮之心。不灑然於天地間。非止允一端而已。讀史者、亦一無字不可不知也。

題遼金以來諸人詞翰後

遼誥勅一卷金正隆詞人製作附今姚燧諸人跋語一卷予觀之謂遼金迄今自北而南漸以大其文物之變也亦然劉某題

題婁生平鋟模本後

銀工婁生平鋟墨本前人題誌莫不以爲天下之絕巧也夫以人心之靈有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存苟專力於一藝其精密神巧亦何不至此固無足怪焉予所感者自汙尊抔飲而有器皿自器皿而有文飾自文飾而有如此至有如此者考其世尚未遠也而來者無窮焉將止於如此而已耶將變而益（原作抑）以文耶抑亦將反古人創物適用正大淳厚之制也

書

與政府書

九月二十八日某再拜某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原作日據元文類改正）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亙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某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某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

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某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某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迹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某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一言之。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某平昔非隱晦者耶。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某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痞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原作綱紀。據元文類改正）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廿一日、使者持恩命至。某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某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迹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卽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恆、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閔。曲爲保全。某實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某再拜。

與王經略

八月廿八日、劉某再拜、以平生知己、有五年之別、且還自數千里外、款段下澤、奉候起居角巾私第、從容觴詠、爲數日留、以道前日西山連榻、南州並轡之好、實初心也、故自四月初、始聞有歸意、訪問迄今無虛月、及至、則腹痛連緜不止、而不能徑往、南望依依、徒增悵恨、仲實來、仍聞執事脚氣作、不知近日復何如、謹專人奉問、續當親往未間、秋嚴、維順時以道自愛、不宣、某再拜、經略恩公執事、

與趙安之書

某再拜、人自保來、就問動靜、方聞先丈捐館、不勝驚悼、惟足下哀痛何以堪之、交朋義重、奔慰無由、臨書悵然、裁抑是望、七月十三日、某再拜、安之大孝苫次、

又與趙安之書

某再拜、安之、吾友劉碑、續入數事、改定附呈、若有未安、望就爲更正、以示仲良諸君、不然、亦當見教、使再删潤也、鄉所命寫謬作、但諸藁多塗抹、學生輩不能盡辨、今姑錄此、後當續盡寄之、然亦望因此而有所教告也、而老兄所見及前後二詩、卻望付下、時一覽之、當以不能副所知而自警省焉、若有近作、幸併得見、謬作册子中所謂河圖辨者、初未嘗示人、學生輩誤寫入此、然欲去之、則連前後且封緘已竟而不及、望不出示也、自來山中、聞見日狹、交道日寡、徒深馳想、孰從晤語、益恨前日之不得日相從游也、近題孫仲誠山水詩卷中有一詩、及諸公可取者、發一笑也、參厳少致野人意、希領之、會伯起純甫致懇、閏十一

月十一日某再拜

又與趙安之書

劉碑理財一節多聞人稱道近聞劉之故人復能道其詳故書所謂薦與詔可之云者見其所授宣中詞如此西塘見宋編年雜書衛村見五代史當作此衛字息盜一節近見諸史循吏傳中事有細於此者亦得書故復續入恐疑前後所云不同故及之然更望可否也縣官猶學官云卽官舍也見前漢詩後二公字係是二章不係重韻役使一章亦有此例無妨共張二字前碑卻付下近趙君玉寄一卷詩來深入理窟當略其辭語取其旨意乃知此老有非人所能到者似此書生今世能有幾人謹附去試過目焉以吾兄實古人所謂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故敢以是相告也某又拜

與郭子東書

先太守銘中書先夫人事蹟則賓不可以勝主先夫人銘中書先太守事蹟則陰不可以統陽且婦人前無表墓之例但有誌爾必一樹之墓表一埋之墓道於情文始備希知之某再拜子東奉議大孝苫次

請趙教授就師席

總管府廉孚等謹致書於教授安之先生足下近聞病體就平學者莫不相慶比講堂落成有府學生尙克温等修館舍備束脩以請伏望早就師席以副國家崇學育才之意正月初八日孚等再拜

書示瑒姪

周禮瘍醫、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五毒、疑卽醫師所聚毒藥。凡五藥之有毒者、非謂一方五藥而可以盡攻諸瘍也。攻與療所以去其疾也。養與節所以扶其本也。蓋攻則必養之、療則必節之。攻視療加急、養視節加密、理勢然也。鄭氏釋五毒、以黃堊、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者、以雞羽取之、以祝創惡肉破骨則盡出。宋楊文公見楊崎驗之、果如鄭所云。此蓋古方五毒藥之一爾。若卽以是爲五毒、則不惟聖人之言不如是之狹、而執兼與下文五氣、五藥、五味、之言、亦不類矣。予又恐以楊之偶中而致人之不中也。賈氏疏、又以五藥爲五毒、則鄭既失經之意、而賈又失鄭之意也。東坡嘗論學儒不但費紙、而正俚語之非。唐庚論陶隱居注本草與易之說、非知言者。蓋儒術之大無對、非可與醫並言者也。然衆技校之、則李明之嘗言蘇沈良方、猶唐宋類詩。蓋言不能詩者之集詩、猶不知方者之集方也。一詩之不善、誠不過費紙而已。一方之不善、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友人爲醫者求余書其醫瘍也、故云。

答田尙書

某再拜復。禮意懇到。至於再三、雖不敢當、亦所不敢拒者。然勢有不能者三。今不免一一焉。近有人自鄉中來、水幾囓先壟。尙賴相去甚近、時得展省。而謀所以遷避之方、必三歲而後可庶幾焉。一也。家堂垂老、有所生女子在趙州、亦欲時一相見。若遠去、則往復極不易矣。二也。外舅郭判官、平生受知最重。今在平定臥疾。十月間、已一往省視。臨別垂泣云、比死幸得一相見。近其子書來云、變腫而利。醫者云、利、不利於

是證也。拙婦聞之。殆難爲懷。欲遂俱往視之。則山路崎嶇。往復千里。而勢有不能。殆不免某復作一行也。三也。有此三者。而遂舍之。將以教人。而先失此。雖公亦所不與也。可往。則一來卽往。誠不敢虛譾以要人之再三。公若不亮察。雖百往復。亦止此而已矣。某再拜。

答何尙書

某再拜復。辱書、疏原作。禮意甚厚。實非所敢當也。然易之風士。素所慕愛。而公之才器、則又所願交而未得者也。某平生嘗苦無書讀。每思欲館於藏書之家。而肆其檢閱。而今之藏書。復孰有如公之多者。是三者、蓋十年之所欲求而不得者。今一朝不求而併得之。且公出貴家。而能不忘子孫教養之計。求之古人。亦不多見。而某又何暇辭。但事緒卒不能絕。六七月之交。當再議之。某再拜。

答張推官

某頓首啓。自獲與仲實交。嘗竊聞家世昆季之美。而執事恬退之節。樂易之風。雖未之識。固已若親承其教。五月間、彥通來。聞秩滿家居。而僕方私計或以事至府。則庶得一見焉。及仲實至、則紙墨等物。遽蒙先施之辱矣。且許以北行、則取道於此。而將枉駕焉。感慰不自勝。然思其所以得此。豈仲實諸人、嘗以不肖欺執事也。比當面敍。姑此馳謝。八月廿八日。某再拜推官先輩執事。

答王判官

某頓首復。總判執事。向居保府。竊聞才名風節之餘。向慕而願交之者、有日矣。然公宦遊南北。而僕復閉

門凝坐。蹤迹蹉跌。是以十年之間。僅望見風采一二於稠人之中。竟未嘗接杯酒殷勤之歡。以道其相與之意。及來山中。交道日狹。故人日疏。凡鄉曲之賢。平昔之願交而未得者。日往來於心。其相與之意故在。忽八月九日。傾四月間見寄詩。其賦敍平實。而興寄高遠。辭旨精嚴。而風格古雅。其平日磊磊自負。與夫期待之厚。又概見於言意之表。讀之不覺驚喜。向之願交而相與者。自此敢少進於前矣。特恨浮沈久而得之晚。和答難而報謝遲。故謹專人先此馳復。比良晤。秋嚴。惟順時以道自愛。不宣。八月廿七日。某再拜復。

答口勸農

某頓首再拜。復書勸農仲淵先生執事。辱惠書。知勇退之節。好士之風。不勝嘆服。所喻舉可爲縣學師者一人。見保府及旁郡諸友人年及四五十以上者。皆已經擢用。某在城一二生徒。稍通經者。亦以事奪不能去。惟李某字某者。見在新安縣三臺村居。其學行頗可爲小學師。其累稍輕。或可暫去鄉邑。然逼於嚴命。不敢不勉思之。欲求如許端甫者。實不可多得也。蓋如斯人。每每已在仕路。不然者。或老病不任教讀也。僕平昔一二生徒。精通文義者。亦各以事纏綿。不能遠去。爲執事計。不若懇留許君之爲得也。恆之習之迴。謹此奉報。不能既。二月十一日

如深澤李德常、南宮康和之、皆可。但不知其人肯應之否。

答仲誠問干支

甲、陽氣萌動.草木至是始甲而出.
乙、陰氣尙强.陽出乙乙也.草木亦然.
丙、陰氣初動.陽氣將虧.故文從陰內而陽外.在萬物則炳然而成.
丁、陽强不爲主.其勢適與陰丁.萬物至是皆丁實.
戊、陽土也.故文通物而出.戕物而入.
己、陰土也.故文象萬物辟藏詘形.
庚、以陰干陽.更而續之.又爲萬物庚庚有實也.
辛、陰干陽極.更故而新.故萬物更爲成熟.
壬、陽受始而陰壬之.
癸、水土平可揆度也.

右干

子、滋也.陽氣動萬物滋也.
丑、紐也.萬物動有事.
寅、髕也.正月、陽動欲上.而陰强髕寅於下.
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

辰、震也。三月、陽氣震動。
巳、巳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
午、悟也。五月、陰午逆陽。冒地而出。
未、味也。六月、滋味成。
申、神也。七月、陰成體。
酉、就也。八月、物成。
戌、滅也。九月、陽氣微。
亥、荄也。十月、微陽起。

右支

答醫者羅謙父

八月二日。駰頓首再拜。復太醫先生侍下。人來。領書。及見賜諸醫書。前後受賜稠疊矣。僕自六月七日。中山會葬妻父。七月五日迴。目疾暴發。至今昏花。所謂醫經辨惑纔檢校二三簡而已。昨日定與奔舅氏喪迴。而知專人來。且以繕寫脾胃論見命。則愈增稽緩之媿也。然目疾纔愈。尚不敢久視。且一二日間、欲於門側建一草亭。又不免監督之役。恐久曠日期。而虛來人之傭直也。今日早飯竟。故遣歸。其二書約兩月可畢。至期使之來取、可也。仲實近出來。即送書去。比良晤。惟以任重自愛不宣。克溫無異。此。駰再拜太醫

疏

王治中請趙君玉疏

道人游於內.形骸無廢疾之嫌.老者近於親.飲食有豢(原作愚)養之戒.惟其布帛之文不爲野.所以耆艾而信可以師.伏惟提學先生.經明行修.年高德邵.人惜士安之苦節.天留鑿齒之半軀.某、叅失師傳.今勞王事.每慚將逼於晚景.但欲長聞於善言.避堂寢以舍蓋公.固不敢當禮賢之僭.載酒肴而過揚子.或能伸問字之勤.廚傳已修.薰沐而待.

請趙提學疏 丁亥正月.

桑梓懷歸.遂老者之志.蓬茅增價.賴賢者之光.惠然肯來.實爲全美.伏惟提學先生.詩文律口而成.舉動聽天之命.置之中座.居然宿儒.某等、久爾鄰居.歆乎雅望.使先生春秋浮湛鄉社.亦何慚東道主人之招.令我輩朝夕出入里門.庶能免西家愚夫之誚.

請趙安之就師席疏

爲州郡立師.久著朝廷之令式.選生徒入學.屢頒臺憲之條章.遂興激勵之心.爰得依歸之所.恭惟教授先生.蚤親有道.晚舉力田.以公論所歸.膺師儒之選.某等、幸居是郡.得與諸生.敬備束修.願行見先生之

禮特新講肄望不虛鄉國之勤

靈陽觀鳩糧疏

奉爲本院見闕道糧謹投一鄉上善共加補助者竊以力田固清修之本收功有豐歉之殊終歲徒勞連年失望驩虞里巷共歌樂土之有秋寂寞齋廚實望仁人之移粟

靜修先生文集卷四

記事

敍節婦賈韓氏事

韓氏、中山治中賈公之子、增順妻也。其先眞定獲鹿人。父某。金末嘗代上黨張公、爲潞州帥。後歸國。移鎭彰德西道。會有告其與金恆山武公通問訊者。遂繫獄行唐。當天下草昧。非强宗豪族。不能自保其室家。況當衰謝罪累之餘。其强陵豪奪。孰能復禦之者。時韓氏年已十五。姿色復過人。獨能以禮適名族。其風節已可想見矣。年廿七。增順死。賈之族黨。有欲嫁之者。韓氏以死拒之。其兄知沁州事某憐其少寡。欲迎歸之。韓氏恐其將嫁己也。凡五往復。終不許。及年四十。則曰、吾老矣。吾兄必不强我也。方一往焉。韓氏出衣纓。復移天於大家。其生長見聞。宜不知勤儉勞苦爲何物也。及增順死。家無以爲生。童穉嗷嗷。待哺於前。韓氏卽斥去脂澤。其服飾、雖山野農家之所不堪者。韓氏處之若素也。復慨然以勤力自任。每夕以麻二束自課。剉而績之。盡焉而後寢。其事舅姑、接夫子、御妾媵、待親戚、則又鄉閭以爲模範者。其壻郭賡、屢爲余言之。始爲敍其大略。庶有如安定胡翼之者。聞將著之賢惠錄云。

武遂楊翁遺事

翁與予外家通譜牒、一世矣。昭穆、則舅父也。八十歲餘。每一過予。輒自喜數日、而謂有所得也。好聞邵氏惡盈語。每告之一二。必手錄而藏之。嘗謂予曰。予視世俗。惟予與山西一石丈者。其所爲、頗當吾子意。宜吾子之不見合於人也、略能道予家數世事。每援之以爲其朋友子孫之戒。臨終、遺其子孫者無他語。惟及予。戒其諸孫令從予學而已。翁舊嘗與予言。昔自西山來武遂。涉百里途。一日意甚速。訪捷徑於人。視所嘗往來當早至。中途遇人奪騎補驛傳。乃遠避之。乃反迂於所常往來者。爾後思之。事莫不然。遂不敢求捷。又云、某人者。擁高官以南。予謂其人不免後果如予言。蓋治行時。予見謀利之具以知之。又云、昔年二十餘。遇保州抄騎。身已十餘創。卽伏而死矣。其一人、復抽刀、由背及腹、刺至地而去。是時豈意復生於天地之間六十年餘也。以此知生死非人所能爲也。又云、保州屠城。惟匠者免。予冒入匠中。如予者亦甚衆。或欲精擇事能否。其一人默語之曰。能挾鋸、卽匠也。拔人於生。擠人於死。惟所擇事遂已。而凡冒入匠中者、皆賴以生。當時恨不知其人之姓名。若此等語。每語次、必一二及之。予亦樂聞而不厭其言之屢也。性喜飲。醉卽微笑。好談佛書。亦頗能知其微處。嗚呼。親舊日益盡。予日益孤。感念知己。不覺涕零。遂書此示其子孫。使知翁之言行如是。且令不忘予家之好云。翁字吉甫、忘其名。至元十六年正月十六日。書於吟風亭。

碑銘誌表

中順大夫彰德路總管渾源孫公先塋碑銘

中統元年、今天子卽位、草昧一革、古制寖復、及至元改元、則建官立法、幾於備矣、獨御史臺未立、於是今彰德路總管孫公公亮、慨然以爲言、不報、五年、以言者益衆、始立之、故首以公爲監察御史、屢有所彈擊、天子以硬目之、尋出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臺薦其所行知大體、遷山北遼東道副使、既而有今命焉、予始識公於鎭州、於其言論風旨、已得其所謂良御史者、其子拱與予交、則又得其出處之詳者如此、然於其名位赫著、子孫蕃衍、則宜其必有發之者、而尙未及知也、一日、公使拱持書抵予曰、先公以末世之孤裔、奮焉爲起家之始祖、使公亮輩得有所沿襲、凡以予曾大父、及大父勤德利物之所致、以隱不仕、今已不可得而考其迹矣、而先公則資沈鷙豪宕、重然諾、好施予、年十六七、已有志於功名、値金貞祐之變、卽欲應募爲兵、其親或難之、因逃去謁西京帥謀、年以曉勇得近幸、時金主南遷、謀年帥欲有所奔問、而難其人、公感激請行、見金主於眞定、得報歸、往復二千里、甫七日、及西京內附、國朝所置守帥馬侯、熟其膽略、表授義軍千戶、尋復董平山府甲工、從軍潞州之役、力出其伯父成、族兄公政、於俘虜鳳翔之役、太宗詔從臣分誅居民、達者以軍法論、輒歎曰、誠能脫衆人死、實不愛一身、況主上見問、必有以對、而未必死耶、遂盡匿己所分者、河南之役、汴既降、仍不聽居民自出、日餓死不可計、遂請於大帥速不歹、以渾源名族、如御史雷氏、同知均州樊氏、張具瞻馬正卿、王仲賢、王祿、楊玉者、數十家而出、且護而歸之鄕里、先夫人杜氏、亦嚴正有法、平山府有妄告工人變者、皆力爲營救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此皆見之太常

許君靖所錄行實及鄉先賢之所撰紀而先塋下棺之碑則無以銘之惟有以待乎子之言以信於後人也按孫氏世爲州之橫山人公之曾大父某娶何氏四子慶祐慶文慶元祿和慶文則公之大父也娶趙氏有婦德二子威平平早世威卽公之考也夙巧慧少出入戰陣每患世之甲冑不堅壽其婦兄杜伸則考工記所謂燕人能爲函者因密得其法且能創踈筋翎根別爲之太宗親射之不少貫寵以金符故其從征邠乾諸州也見其攻拔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爲甲冑惜乎又命諸將衣其所進甲目之曰汝等孰所愛重諸將各以意對帝皆不之許曰能捍蔽爾以與我國家立功名者非此人之甲耶顧無以之對者何也復以錦衣錫之前後所領平山安平諸工人皆俘虜之餘殆少生意數爲表給衣廩子女以勸之諸工人至今感之如父母年若干終於平陽河南懷州順天諸路工匠都總管帝聞爲嗟恨久之杜氏年八十八下及五世孫疾公率其子拱撒振等諸孫謙諧誼等以問見公佩金虎符拱撒皆佩金符曰吾家起寒微今一門貴盛但當竭忠勤以報國家爾言竟卒嗚呼當大變故夫人之與氣運而升降者以人視之非必盡有所以致之者而其予奪之間又未必盡得其平也疑若一出於偶然而已抑不知人之所見者以一世爲終始固不能如天之所見者之久且遠也予固知孫氏之有以發之者也然而公未老事業尚未既而拱有才氣謙既以能世其業而奏隸東宮而諧亦穎悟予他日又可以考其淺深厚薄於此也銘曰

昔龍之山有晦而淪必孫氏之先蓋有嗟其屈者謂天道之或愆今曄其華賁及邱原亦有嗟者謂賦與

之或偏。彼嗟者愚。不究其終而不探其源。孰馭龍山。遊萬物巔。渺下視乎神川。歷百世一循一環。不輊不軒。而得夫造物者之權。元鐵符握。黃金色寒。翠屏雷裂。濟海雲飜。有物蕩盡。再造坤乾。有惻天心。莫球其然。孰其庇之。孰其翼之。於此時而保全。乘此時而騰驀。孰其誘之。孰其相之。人皆嗜殺。我獨惕焉。惟山西之名御史。曰雷默與劉雲郁乎相輝。一代人聞。惟將作君。武臣桓桓。有子如公。復與雷劉之子而驄馬聯翩。相彼根株。有此蔓延。窮天地物。極天地年。又安有不定之天。夏蟲疑冰。孰大其觀。後之嗟者。示此銘言。

懷孟萬戶劉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一年。詔大丞相伯顏。領諸將兵伐宋。有志之士。咸喜乘此際會。思效計勇以自奮。是時今懷孟萬戶劉公潭。以世襲上百戶。攝行千戶事。將七百人。屬今尚書右丞史公格。由西道進。是年渡江。以攻下一堡。生得將二人。攻沙市。先登。加忠顯校尉。遷總把。明年。以攻下十餘堡。生得將十人。攻潭州。先登。加昭信校尉。明年。以略定柳、賓、邕三府。生得將一人。攻靜江。先登。賜銀符。加武略將軍。爲眞千戶。明年。以攻下鬱林、化二州。略定廉、欽、高、雷四州。生得安撫使二人。將四人。加武德將軍。明年。以從平章政事阿里海牙。過海。略定瓊州。降大將六人。賜金符。加宣武將軍。遷總管。守瓊州。又以略定萬安軍。攻下黎洞一百二十所。降大將三人。賜虎符。加顯武將軍。明年。又以略定吉陽、昌化二軍諸洞寨。加明威將軍。爲萬戶。兼安撫使。鎭海招討使。守瓊。凡九年。以民夷既定。來朝京師。遂加廣威將軍。授今職。移鎭嚴州。國朝兵制尚質。其將帥皆以所統戶數名。故有百千萬戶三等。其符節、有金銀虎符。亦三等。又於百千之間置總把。千萬之間

置總管。以爲遷拜旌賞之漸。其許佩符節、子孫襲職、二事。則惟將帥得之。故將帥在今爲美官。而至佩虎符爲萬戶。則又爲最貴矣。公自以階襲至此。過家上塚。圖報先澤。以近世多刻石先塋。敍先世名迹。如古先廟碑者。乃再拜以事狀來請。按顯曾祖考諱德安、隱居不仕。妣張氏。楊氏。顯祖考祁陽府君諱寶、娶鈐奇偉。氣略過人。當金貞祐主棄河朔。徙都汴時。有張甫者、據信安。武仙者、據眞定。皆爲金守。易定之間。大爲所擾。而蔡國張公柔。開府滿城。凡州縣來歸者。皆承制封拜。令各城守相爲應援。以禦敵。乃以祁州爲祁陽府。今左副元帥賈公輔、行帥府祁陽。以府君爲行府右監軍。仙軍嘗攻深澤新樂二縣。府君將兵往捄。大敗仙軍。二縣之人賴以安全。後仙將柴姓者、襲取冀州府。君從張、賈二公、往捄之。時天大雪。深三尺。與柴軍遇。張公陷雪馬倒。爲柴所逼。府君以一矢斃之。柴軍遂潰。而張公獲免。上府君功。授宣武將軍祁陽府通判。再遷總管。後以年老致仕。優游鄉里。享年若干。妣李氏、楊氏、姜氏、顯考蒲陰府君諱世鼎、以蔭補蒲陰尉。後以良家子從軍。特授上百戶戍亳。嘗以主帥命將五千人。攝府事。攻荊山。身先士卒。不避矢石。竟被創而廢。享年若干。妣齊氏。張氏。三世皆葬祁州蒲陰之北鄉百長原。其宗支別有圖列碑陰。銘曰、自北而南。天開元基。遼漸燕垂。金奠淮夷。厭分裂耶。孰徹藩籬。白鴈一舉。橫絕天池。彼瘴海兮藏鯨鯢。巨鼇如城兮尾如旗。安得壯士兮驅而守之。矯惟劉公。熊羆虎貔。奮髯一呼。黎山爲摧。强黎是讐。龍民之依。彼祥祲瑞日。固爲可喜。不有風霆。孰行天威。方挽强是賴。而一字奚施。我聞瓊人劉公之思。相彼甘棠。根株在茲。乃今燕趙。如唐山西。或一矢斃敵。赴主將之難。或百戰致命。合荊山之圍。蓋三世受封。而後出益

奇語彼瓊人有來京師道出於祁黃蕉丹荔當一酹劉公先塋之碑

明威將軍後衞親軍總管李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七年丞相伯顏以舊所領諸將中四人見皇太子曰此皆臣攻江南時渡江水戰攻城略地爲國家盡力命臣所親見者是時天下事聽皇太子處置乃命四人者無外補可使將侍衞親軍仍賜食殿中今致仕後衞總管清苑李公其一也公便騎射材趫過人雖自幼以宦家子從軍爲將校然每喜與士大夫遊且其居近予故聞其勳爵行事也習壬戌憲宗南征將兵隸史忠武公至巴州能卻敵攻諸柵先登至重慶（原作崇慶按巴州以上重慶係沿江要地崇慶在成都西與地形不合）卒遇敵江峽奪戰艦中統元年今上北征復將兵隸忠武至吉河三年李璮叛將兵隸張勇烈公圍濟南日夜與賊戰獲賊衆十餘人明年詔河南統軍略地荊南將勇敢分攻堅柵多所克拔九年圍襄陽十一年丞相伐宋爲衞前將至鄂州部所將引戰艦入至郢州夜奪浮橋攻沙陽新城二柵先登渡江將勇敢水軍首與敵遇取旗戰艦甲仗既渡能盡卻所當守岸兵復入江順流追奪至白虎山明年取眞州能退敵焚其舟時敵將夏貴水軍陣巢湖勢不可犯能破其堅奪旗鼓戰艦取常州將勇敢先登拔其城又略定蘇秀二州此其功憲宗時中書右丞相公子清牒爲百戶中統二年璽書遷總把錫以銀符至元十一年軍職例加散官授敦武校尉十三年遷武略將軍錫以金符爲千戶（虎符）十五年加武德將軍再加宣武將軍爲總管十七年遷明威將軍爲後衞親軍總管後例減總管復爲千戶凡六被璽書再授符節憲宗南征時詔賞白金一鋌北征時今上賞錦衣一襲圍濟南

時、親王爲大將者賞白金半鋌。渡江時。丞相賞馬一疋。白金一鋌。此其爵賞下濟南出誤爲賊所汙者數十人死拜衞率。讓其同列先。己最後補。此其行事。公知予習聞是。謂予曰、凡此皆藉先世。今思報效。而先塋近在縣之臨水里。考品制得樹碑。願刊先世名行。使子孫知仁祐今日者有所自。皇考諱義、大元開國時。從楊甲立柵保南。甲爲李丙所害。乃慨然以義動衆。共殺丙、以復所事讐。其衆遂推爲長。後大帥山亦丹、略地燕南。乃以衆歸之。朝廷賜以璽書金符。俾就領其衆、爲權府。如古留後。天下既定。乃浮沈里社。年八十二終。請書是爲銘。予按司馬遷自序多及己。蓋史家變例。故公勳爵、亦宜附見以榮先世。公諱仁祐、字安卿。男一人曰元。襲公職。女一人。嫁僉行樞密院事王公之子守銘曰。

吁其好還。臥楊不容。白鴈載飛。千彬益雄。有翼而從。咸第其功。南至於江淮。北至於沙漠。東至於青齊。西至於巴庸。惟公生平。預折四衝。當酹以告其先曰。疇昔生男。不愧矢逢。留後復讐。天亦義之。報不在躬。彼欒幽崇。龜蟠而豐。銘以貢之。庸壽厥封。

正議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

公本東萊王氏。其大父曰濕。娶周氏。生永福、多才有遠識。見金末亂。避地徙燕。慕陶朱公爲人。用其道以富。天下既定。遂列名莊聖皇太后封邑籍中。後被教主管都城課稅。比五品京官。實爲宛平王氏始祖。娶某氏。生公。中統初。選良家子入侍東宮。公甫弱冠。儀觀甚偉。氣宇粹然。太保劉公秉忠、見而器之。引以與選。服勤守恪。漸致近密。有詔皇太子裁決天下事。凡時政所急。民瘼所係。知無不言。是時宮職未備。而湯

沐分邑地廣事繁當有攸屬乃拜公正議大夫工部尚書行本位下隨路民匠都總管及詔立東宮官屬爲家丞蓋令署帝鄉貴臣故以公爲貳又別置儲用司掌貨幣出內以公廉悉特令兼之前後所莅咸以精飭事治獲嘉奬後以病辭職不許辭不已逾年乃許仍令食祿如故復上言既不事事而祿食臣心誠所未安又不許面陳其不可至於再三方許至元廿六年皇孫出鎭懷孟天子重其事選及侍東宮舊臣老成練達者讒之以行公乃行陛辭天子目之良久以爲得人營幕所在軍政肅然未幾召還廿八年天子更易大臣一新時政詔求才可用而久不仕者羣臣咸舉公拜禮部尚書復以病辭皇太子妃召問曰人皆欲進卿獨求退何也對曰臣見宮庭舊人如臣等輩十去八九臣蒙恩最厚願留侍皇孫備宿衞更直實不忍去聞者莫不嗟歎明年薨聞疾給葬故事畢舉既葬詹事張九思曰公從事東宮三十餘年小心愼默無少玷缺而其辭受去就之間風義凜然有可激勵後世者不可不書其神道宜有碑碑宜得劉某銘其孤鵬持集賢直學士趙孟頫所撰行狀來請公予所知資孝友爲人誠實樂易讀書務躬行不徒事章句其居家教子撫孤嫠恤宗族秩然有序銘固無愧公諱倚字輔臣其夫人張氏薊州節度使滋之女九思姊也內助成家其子男二人鵬爲長朝列大夫異樣總管府總管秩視九卿鵬讀書未仕女三人長適鷹坊總管韓某之子某次適集賢學士劉孫之子庶次適夫人之族子謹其孫男一人遂初女一人幼其壽五十三其薨之日正月戊申其葬之日二月甲申其所葬在盧師山下銘曰

正從惟一是爲臣則偉公得依確乎不移初仕東朝曰勤汝嘉允惟帝卿來視予家身方病休心未職免

鶴駕仙遊。鸞聲未遠。帝曰予孫。往藩於懷。疇咨家老。作傅惟諧。還歸幾時。乃卿於禮。難忘本初。臣心安此。嗚呼忠哉。茲惟公墟。吉實銘之。過者勿驅。

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

公諱直。字正卿。姓段氏。世爲澤州晉城人。少英偉有識慮。甲戌之秋。南北分裂。兩河山東。郡縣盡廢。兵凶相仍。寇賊充斥。公乃奮然興起。率鄉黨族屬爲約束。相聚以自守。及天子命太師以王爵領諸將兵來略地。兩河山東豪傑並應。公遂以衆歸之。事定。論功行賞。分土傳世。一如古封建法。公起澤應得澤。遂佩黃金符。爲州長官。凡廿餘年。方天下初集。國家以澤衝隘。別置守兵。主將不善制御。恣其侵暴。久之。山民不勝其橫。往往自棄爲羣盜。公上言願罷守兵。請身任諸隘。保其無虞。朝廷從之。羣盜遂息。公見澤民避兵者多未復。乃籍其舍業於其親戚鄰人戶。未約曰。俟主還與之。戶如故分。出賦如業。是以民多還集。但戶額少而丁業如故。賦輕而易足。兵後屢饑。其還民無產者。復不能自生。公爲出粟食之。不使流散。時新法藏亡甚嚴。鄉民不一一曉知。澤當諸軍往來之衝。病俘多亡留民家者。若以藏論。籍沒從坐。保伍爲空。公乃豫爲符券。爲官使收養。以俟諸軍物色者。後凡留俘家。皆得以不藏釋。州民被俘他郡者。公多爲贖得之。兵死暴露者。公必爲收瘞之。當大變之餘。兵氣未已。生意未復。而澤風翕然。已爲樂土矣。公又大修廟學。堂筵齋廡庖廚。惟備。仍割負郭良田千畝。購書萬卷以給之。州人李俊民在金時以明經爲舉首。後國朝亦被累徵賜號莊靜先生。蓋有道之士也。是時方避地河南。隱約自處。公迎而師之。凡澤之名士散在

四方者。亦必百方招延。必至而後已。故不五六年。州之學徒。通經預選者。百廿有二人。時今上在潛邸。有以公興學禮士聞者。嘉之。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公卒。年六十五。子紹隆嗣。後三十三年。紹隆遣其子倪、從事李贇、持公行狀。及莊靜所作州學記、造某所。贇贊倪代紹隆拜曰。請先生銘先公。予按傳記。初、澤俗淳樸。民不知學。至宋治平中。明道程先生、爲晉城三年。諸鄉皆立校。暇時親至。爲正兒童所讀書句讀。擇其秀異者。爲置學舍糧具。而親教之。去邑經十餘年。服儒服者。已數百人。由是盡宋與金。澤恆號稱多士。故公雖不學。起行間。然其生長見聞。必有起其趨向者。故當用武之際。獨能以立學爲先。敦勸修舉。使前賢數百年之遺風。不遂廢墜。謂倪、乃祖用是當銘。倪應曰、諾。謹拜銘之賜。公考諱順、妣趙氏。夫人衞氏。勤儉有禮。公既一意公事。凡其所以成家教子者。咸內助之力也。張氏、馬氏、李氏、亦皆賢淑。子男四。紹隆、今以潞轉法行加武略將軍。移知葭州。國初。凡守親王分地者。一子當備宿衞。紹先、宿衞王府。紹相、早卒。紹宗、未仕。女一、適裴氏。孫男六。倪、儀、信、傑、佐、仁。女四。長早卒。次適何氏、郭氏、李氏、卒於甲寅六月。三月而葬。葬建興鄉沙城里先塋。公平生朝京師一。朝王二。王寵賜甚渥。初、太師承制封拜時。授潞州元帥府右監軍云。銘曰。

天荒澤方。庸試程氏。邦家幾時。春風百世。生爲後民。爲幸已多。矧嗣守土。公如幸何。以富以教。循序兼盡。公焉取斯。承此餘潤。公生閔勞。謂樂斯驕。閟其堂中。皤然蓋公。公生用武。謂如貔虎。迹其嬉遊。泮水優柔。魯城絃歌。不以兵壞。既安既寧。宜爾多賴。不遠公阡。大刻銘詩。於戲澤人。勿替爾思。

清苑尹耶律公遺愛碑

至元九年五月。以工部主事耶律公伯堅。爲清苑尹。後四年八月、用臺薦擢同知恩州事。公字壽之。桓州人。氣豪爽。有幽燕俠士風。其接人。雖一無所失。而中有裁鑑。樂與當世名士游。雖貧乏至典衣。延致不少懈。有御錯縱才。昔或薦公規措關陝川蜀財賦。詔可之。公至爲條件利病。疏晝出納。事治而物安。識者稱其能。性明決。憲司及府有滯獄。必檄公平之。公能不以刑得其情。而訟者、亦以公所理無冤。爲政、不事表襮。而民知愛。不任刑罰而民知畏。作事必爲遠計。使人得以守其成法。而不即壞亂。其處己御下。則欲與者避其廉。受罰者思其公。其爲清苑也。安肅苦徐水之害。訴於大農。欲以人力奪水之故道。道而東之。東則縣之境也。其地形、有不能遂其迅激之性者。而水必終返其故道。而其沮洳波蕩。壞民田幾千頃。彼之害既不得而除。而重以其害貽我。眷顧已興。民睨視之。莫知計所出。公爲圖地形。指陳利害。要農官及郡侯。與俱行視以止之。縣之西塘。水利溉民田甚廣。有力者。以磴奪之。而民無訴所。公至、爲斷理。以每歲溉田之餘。月分之。磴仍聞省部。著爲定制。縣居南北衝。每歲爲親王大官。治供帳於縣西。以十月成。至明年、復撤而新之。吏得媒孽其事。而至歲費不貲。公以一廢館舍移其所不足。分俸祿以繼之。館成、而是役絕。縣西南衛村。多古戍塹塹。時伏盜其間。公爲墮其高堶其下。而奪其穴焉。盜於是息。縣舊雜民居。而縣之鹽法息錢。例當己有。公曰、是錢在我不必有。公廨在縣不可無。遂割之以起廨。凡連年和買之不降其直者。公至。白之執政。盡降之。凡府之賦縣有不均者。公輒曰、寧得辜於上。不敢得辜於下。必爲爭辨。得其

乎而後已。移恩之明年，恩人已刻石頌公。又明年，清苑之耆老故吏亦思公不忘，以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介吾友趙安之，請予紀公遺愛。予亦樂以循吏爲天下勸，而又喜邑人能被公之化而不忘其舊官長之賢，故次第其民之所以謠公者，而爲之詩。庶其傳之採官，以存一邑之風，且爲他日太史氏之傳循吏者，以張本焉。嗚呼！使邑人歌之野，足以爲農勸；歌之邑，足以爲吏勸；歌之道路，聞之恩人，又足以致奪公之私怨。公早歷臺閣，人望其通顯可立致，既而獨從外補，今又老且病，將不能復與功名會，此在人不能無少難者，而公處之裕如，使恩人聞而歌之以壽公，則其沈滯之私，雖不待有所慰而後忘，而其及人之樂，則或因此而長之也。其辭曰：

我行東野，有田離離。燥焉膏腴，彼鄰不知。持以嚙水，孰恤我饑。惟耶律公，出言若隄。奪田於水，障水以歸。西塘之陂，無水旱虞。非陂得歲，食我惟渠。水匪附勢，奚捨我趨。望公之來，使我心休。公浚以理，渠來舒舒。公實水來，公實水去。田雖我田，實公錫與。我之德公，非惟水故。有勢非水，徵公孰禦。縣官渠渠，公力所支。昔有絲棼，今皆晝旅。聞公車者，更戒勿嬉。旅來揚揚，有宮以息。彼安其宮，我安斯室。車不知服，予不知力。彼盜之穴，南據邱隅。公行視之，荷鍤與俱。昔路斯棘，化而通途。奪田與我，奪時與我，以耕以食，於以飽我。食惟公食，持以勞公。公曰歸止，飽爾贏瘠。公堂燕深，孰公不容。天乃私恩，奪公之東。惟彼東人，相戒以化，無勞我公。我思我公，神其相之。惟壽康公，俾公其來之。

武强尉孫君墓誌銘

戊申夏六月丁巳武强尉孫君以疾卒臨卒疏其子繼賢等曰吾以先世之澤生而有大幸四若等可念之勿忘金崇慶末河朔大亂凡廿餘年數千里間人民殺戮幾盡其存以戶口計千百不一餘而吾與存焉一也其存焉者又多轉徙南北寒饑路隅甚至髡鉗鯨灼於滅獲之間者皆是也而吾未嘗去墳墓且獲尉鄉縣焉二也當其擾攘時侵陵逼奪無復紀序而吾四妹一弟俾皆以禮婚嫁今皆成家若與世變不相與者三也平居非强宗世亂受陵暴自其分爾而吾乃爲鄉人所推遂得挺身樹柵保千餘家凡族黨姻戚皆賴以安全四也吾挾是以沒上有以承先人下有以遺若等無恨矣後卒十日祔葬范原之先塋後三十有八年繼賢始狀其爵里且誦所遺言請予銘予按君諱善眞定武强人祖泰父成皆業農穡粟嘗遇歲凶貸饑者不責償癸酉我師略河間君始以所保柵附大城以降得賜官修武校尉佩銀符後以功遷忠翊金亡始罷諸鎮兵令各封賞有功者遂署本縣尉以終娶李氏周氏張氏子男四人長卽繼賢奉訓大夫知深州次繼勳行軍百戶繼忠本縣諸軍奧魯兵官繼貞都元帥府知事獨繼忠爲張氏子餘皆周出也周年今九十康寧女四人皆適令族孫男九人弼承信校尉行軍千戶佩銀符輔行軍百戶餘尙幼銘三章章八句

天開洪爐若有所試彼紛枯菱秖以滋熾謂天不仁此獨何存吁此何希彼獨爾繁紛如仆僵君身堂堂蕩焉崩離君閒熙熙吾幸所資一柵之力微有相之區區何及涼風至止綿纊不儲哀哀履霜兒寒何需有輿吾詩孰不歆歟匪有所輿一尉奚書

新安王生墓誌銘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竟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爲銘其墓、其辭曰、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制禮之後爲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天禍是嬰、如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警、吾當作銘、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爲墟、蕩然無統、强焉弱陵、衆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衷、使聚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蓋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後皆眞擁雄城而爲大官、其子孫或沿襲取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以存及其子孫、則爲之臣民而服（原作復、按漢書復除原也、此用之不合、）其役、出租賦而祿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適其平而已、易之蔡國張公柔、則當時開壁（原作辟、據元文類改、）正、於易山諸砦（原作巖、據元文類改、）者、君其女兄子也、君諱宏敬、字仲禮、（元文類作彥禮、）易之作州、（元文類）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彥成、以醇謹勤力、爲蔡公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復以女妻焉、丁未、受束鹿長、庚戌、遷易州太守、壬子、改完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復爲易州、時官制未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從一時之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廿一日、葬於河內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卽

夫人張氏出也。後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吾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幾少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予迫於禮文謹且備。而終銘之。銘曰。

生物爲心。乃厭其蕃。自涓涓而洪河。洪河滔天沃之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茲方慘。而有忻苗然。碩果孰斮。天心可觀。史氏命凡。胡甚不仁。斬首曰級。書多是勤。抑不知取賞於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受罰於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獨使道家爲知言。易山峨峨。昔誰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爲斯人之堉也。爲斯人之子也。爲易州者。兩宜斯人。茲實其墳。

郭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諱文婉、字麗卿、姓張氏。蔡國武康公柔之子。年十有五。嫁郭氏。是爲故攝行元帥事彥成之婦。故易州太守宏敬之妻。今奉議大夫謙之母也。夫人之母毛氏。金大興尹王翛然之外孫。賢而好禮。故夫人生而有儀則。時蔡公開國燕趙間。隱然古方伯。如郭氏、皆所自署者。夫人既嫁。能抑抑敬戒。其舅姑夫子上下咸曰宜。嫁十有五年而夫亡。夫人復能以禮自持。綱紀家政。內而養老撫孤。使喪祭婚冠皆以時。外而事母夫人病盡愛。至三割股肉以進。癰潰、則親爲吮之。無難色。又三十年。以至元廿一年五月廿三日、以疾卒。春秋六十。以後五月一日。合祔於河內夫氏之墓。謙以狀如右、請銘。夫銘葬、非古也。婦人統於夫。若特銘。則尤爲非。雖然、有則舉之。古今人子之心所同然者。以是則爲宜。且瘞之、將誌其藏。非以表白也。雖婦人亦宜。銘曰。

觀法於坤。陰教之師。婉彼夫人。秉是壺彝。於赫公族。莫敢我夷。姑得而婦。夫得而妻。及茲孤惸。毅然有守。哀哀良人。毋恤爾後。姑曰予婦。兒曰予母。屬曰予主。以左以右。盛忘其貴。憂安其勤。士難其兼。婦乃有人。宜壽以樂。鈞其報施。虧之又虧。孰主張是。彼將有待。自獻其天。其天維何。河內之原。得從以藏。魄沒其寧。幽文象德。匪事著明。

孝子田君墓表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爲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爲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愼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原作去。據元文類改正。）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原作爲。據元文類刪爲字。）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何足爲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爲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之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有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爲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先人嘗手錄金源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天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爲多。而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

而慚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爲之泣下。終則毛骨悚然。若有所振勵者。故爲之訪諸故老。揆諸小說。考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焉。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爲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以待之。卒舉火未暇省閱。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冰傷脛。至血出。發母塚。下尸而塞之。乃還。而衆不之覺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孝子者歟。其子道章。資高爽。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爲詩文以美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於易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於史官。而先人之孝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爲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今謀所以表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尚忍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爲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彥。妣喬。母兄嘉。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爲韓孝婦。其壽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五溫良恭儉讓。曾孫四。元亞季德昌。銘曰。

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淵冰之歸全。其死者貌焉此身之徼。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壙雖邱匪。邱者存。有圓雖石匪石惟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勵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式之。

洛水李君墓表

君諱守通字彥誠姓李氏其先中山人五世祖從大宋靖國間仕至朝散大夫因宦遊至洛水愛其風土衍沃而占籍焉遂爲洛水人高祖惠明中武舉官武翼大夫同知鄜州節度使曾祖智靜遯靖康之亂隱居不仕祖德遷娶劉氏生君之考道元讀書有立志動止以禮年五十即斷家事閑白就太一翁受道籙開別第以居娶張氏生二子長曰守進君其次子也君資樂易與物無忤喜施予善談論能言漢唐五季事歷歷如數目前君既故家且有才具故素爲州郡所推擇及金人南徙國朝遷諸州工人實燕京而隸邢洛者即舉君授符而總之後以將作如制數蒙寵賚已而不樂曰是身可役役於是耶遂委符歸鄉里歲時會耆老故人相與娛樂享年九十以至元九年十月二十有八日無疾而逝葬武道鎮先塋娶景州處士劉從直之女婦道母儀鄉邑以爲法先君二十年年五十八卒生男子三人長全福季全安皆早世仲子曰全祐女子一人適千戶任某初東瀛先生蕭鍊師公弼有重名所與遊皆當世名士今上在潛邸屢以安車徵之至則待以客禮其前後條對惟及治道而所薦舉亦皆天下之選蓋奇特之士獻於世故而以方外自隱者也君以全祐幼有羸疾不任婚宦乃命棄家師事之今以學識淸修先賜號觀妙大師再加純一眞人深爲上及皇太子之所眷顧焉二十五年春純一遣使持君世次行事請於予曰予家自朝散公起家兩世貴顯後漸卑下爰至先考方圖遠紹先業尋又棄去而以樂終今全祐老矣雖兩被璽書而奉祠宮觀之秩甚隆復不能追及先世又旁無支屬可以後吾親者思所以慰吾親惟有旌紀邱壟之一路耳平昔願交吾子凡以是故今敢以是累吾子吾子其毋辭嗚呼吾純一託迹元虛既老而能不

忘其親。雖其天彝之秉。自不容已。然予於是益信東瀛爲奇特之士。而其門人之所觀感而得之者固如是。迺爲敍其始終。且系之辭。以識吾純一之悲焉。曰。

天開兮地闢。惟寅兮生人。寅之所生兮有吾之先。幾億萬傳兮延及此身。如根而榦兮如榦而枝。前既有承兮後當有滋。惕焉傷哉兮而息於斯。稟世短長兮。厥初不齊。不滑以人兮。乃天之爲稽。伯陽之所崇兮。曰生與慈。彼緜緜其不輟兮。由段干而膠西。物與道以爲體兮。今舍此其孰依。惟純一之超詣兮。知反本之當悲。渺黃鶴之翩翩兮。過故墟而徘徊。撫長楸而太息兮。勒金石以告哀。

處士寇君墓表

君寇氏。諱靖。字唐臣。祖禹。父會。耕於中山安喜陘。號貲行家。君始力學爲士。當金遷國汴梁。河朔內附。一軍分戍鎮定間。開府屈君爲掾。時約法未定。刑賞惟意。君所論一如平世。師出。將吏額士卒。輸廣獲爲常。君獨不取。惟受田。募千戶爲屯以食。汴梁既破。衣冠內從者。大爲歉所苦。君見之。必盡力以恤。天下既定。中書令耶律楚材奏疏遣使分諸道。設科選士。中者。復其家終身。擇疏通者。補郡縣詳議。君既中選。仍署之縣。君曰。向從事紛紛中。思濟人。且自全耳。今兵已戢。獲奉先人遺體守墳墓足矣。尚復仕耶。乃謝去。隱居教授。安勤樂儉。日爲琴數弄。讀易一編。卽所居自號松溪翁。其子三。爲關洛州郡。恆得以佳山水悅親鑑輿。孫擁琴尊。僮隨徜徉嘯咏。超然物外自樂也。君安重善下。澹然無緣飾。重以經涉世故。學易。見消長理。故一意事內。於凡得喪欣戚。不久留中。嘗偶爲浮薄輩所陵侮。旁觀者怒欲前擊。君止之曰。彼智不及

相知、故然。是宜哀矜。家有私口二三。君歎曰、物理有代謝。是既服勤我久。子孫宜不忍更隸之也。悉毀券釋去。年八十、以至元甲戌九月三日無疾而終。葬先塋東北。以其配蒲水魏氏祔。子男二。長元亨、幼失明。精於術數。次元德、早以文學名天下。相國廉希憲薦事今上潛邸。從征江南。自眞定宣撫司諮議。歷懷孟京兆判官。遷知陝州。再加同知岳州總管。轉同知京畿都漕運使。改燕南河北提刑按察副使。今擢爲兩浙都轉運使。爲政廉易。姚左丞樞、楊參政果、王承旨磐、皆作詩以美之。女一、嫁同里著姓甄氏。孫男六。曰某某。女三。皆嫁仕族。因及拜君牀下。嘗與聞其平生。重以其子請。宜銘以表君曰。

閱衰或興。象消息也。感彼更迭。無終極也。寧閒靈臺。爲樂國也。早勤耆歌。時所職也。彼蒼沖天。伸此屈也。有繁孫枝。本惟一也。體君所學。銘以易也。

辭

玉田楊先生哀辭 并敍

余平生所與往還通問訊者。皆有日錄。而以時考之。庶其有自警者焉。昔者有自京師至者。曰玉田楊先生嘗問予動靜於我。又曰嘗問予言貌於我。或又曰先生謂予過此必識子。是以來。若是者無慮歲至。有素疾予如仇讐。而擠毀百至。一及先生之門。則必幡然親愛予。亦不知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後得先生手疏。訪故人遺文行實。而先人與焉。予始疑先生之所以拳拳於予者。或以

先人故思欲一見以報其知而先生歿矣後五年至元丙子其子遇始與予會其雅相敬愛猶先生又二年遇謂予曰先人愛子者子爲辭以哀先人莫子宜予固幸其得以遂予哀故不辭先生諱時熙字春卿仙翁雍伯之後嘗爲興文署丞幼穎悟質厚制行不爲崖岸性喜客家雖貧而延致接納無虛日隱居教授餘二十年名公貴人往往出其門者築一室環種以竹名之曰庸齋或爲圖其象爲野服蕭然先生顧而樂之名以庸齋自適先生之疾革也訣其門人李生曰予平生無媿於世言竟怡然而逝其所學與其所行蓋可見矣而世獨以好客稱之非知先生者遇今爲史院編修官孫肯堂亦好學其詞曰

嗟漓澆兮孰可淳賦敦龐兮公其人揚爾波兮一我存矯獨立兮與物春物來納兮吾渾淪氣被物兮吾氳氳彼巖巖兮駭絕倫嗟離物兮危爾身彼悠悠兮逐世紛孰有消兮不涇渾庸可常兮德有鄰徵先生兮吾誰與親

白雲辭　二章

白雲凝情兮佩月光白露結彩兮明幽芳衆星皎皎兮水波不揚渺予思之若遇兮耿在目而不忘音容著兮形無方蕭予中立兮四無旁予母歸來兮山高水長

白雲高飛兮杳不可尋靈風長往兮聲不在乎幽林皎月東生兮忽西沈元鶴何逝兮遺之音予思未及兮實懷我心儵萬里兮指所欽曠同游兮啓雲襟予母歸來兮山幽水深

靜修先生文集卷五

祭弔文

己卯春釋菜先聖文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寥方册孰傳聖言天啓聖心程朱將命堙晦湫闢聾聰昏（元文類作瞽）明謂當後人承此遺澤孰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焉多歧孰會其一徒爲瞻仰有惻此心某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腍屈未立已（原文類作以據元改正）頹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懍不自容顧念初心恍焉如失今此闢館惟我之求講學有徒進修有地研窮參訂亦復有書於古遺言於今學者尚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悠悠復循前軌惟神啓迪實有臨之

弔荆軻文 并序

歲丙寅十月步自鎭州歷保定將歸北雄息肩於易水之上草枯木水（原作落）寒風颯起登高四顧慷慨懷古人莫測也風蕭蕭兮易水寒此非高漸離之歌乎荆軻與太子瀝泣共訣抆血相視（原作刎命相親據江淹別賦改正）就征車而不顧望行塵之時起非此地乎方其把臂成交豪飲燕市烈氣動天白虹貫日亦一時之奇人也至若怒秦王滅燕燕原本脫燕字國奇謀不成飲恨而死獨非天意乎嗚呼

軻乎。吾想夫子之憤惋。千載不散。遊魂於此矣。古稱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余不忍負此言也。故投文以弔焉。其辭曰。

稷文祚絕兮。天驕强嬴。六王猖狂兮。係首咸京。席卷天下兮。勢若縛嬰。英雄膽落而求死兮。膏鑊鋸之餘腥。脫身於商網兮。寄命儒坑。嗚呼吾子。將何爲哉。此時何時兮。不匿影而逃形。慙一時之豢養兮。遺千古之盜名。逞匹夫之暴勇兮。激萬乘之雄兵。挾尺八之匕首兮。排九鼎之威靈。死而傷勇兮。雖死何成。嗚呼吾子。何其愚也。相彼白帝之嗣兮。豈燕秦之鬼囚。阿房未灰兮。驪山未秋。走鹿未能兮。素羅未游。子亦何人兮。敢與天仇。嗚呼太子兮。豈無良謀。招賢養士兮。信義是求。胡爲嗾歇驕搏於菟兮。不顧吞噬之憂。召公之廟不祀兮。將誰之尤。損燕士之奇節兮。吾爲子羞。感霸業之遂墟兮。悼昭王之不留。仰蒼天之茫茫兮。寫我心之悠悠。

告峨山龍湫文

嗚呼。一邦之望。有峨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川惟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凶旱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蓋雨暘之數出於天。非神之所得而專也。雨暘之咎由於人。非神之所得而釋也。是以使神涵蓄靈潤。雖欲發之而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受命於天而主佑下民者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爲之請命於天。昭昭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無責。烏得而無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誠。則惟淫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民之衷。亦神之所當誘

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於淫昏之鬼。而惑信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致禱於神。則是禱其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能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既足而又周浹焉。庶小民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闔闢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吏民之所當敬修其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者。眞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自此而變之。則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雲雷之澤。神其不司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之。天命之職。可怠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望焉。又何望焉。敢告。

祭張御史文

亡友故監察御史張君仲實之靈。嗚呼。精勤之志。俊逸之才。博洽之學。清謹之節。已矣已矣。哀哉哀哉。辛卯八月。

祭王利夫文

鄉友王公利夫之靈。鄉中親舊。所存惟公。謂當百年。今復已矣。孤子之際。憂患之餘。所遇皆傷。矧茲永訣。嗚呼哀哉。庚寅四月。

祭楊待制文 名恕。字誠之。

堂堂文獻。金之儒宗。得見嗣子。如及音容。況我先人。出文獻門。既世有契。義當公親。總角拜公。雞泉之濱。期與莫嘗。懷乎此身。後公重來。我方南還。德孤道否。焚焚在艱。拜書於公。義動公顏。別五六年。移居西湖。

吾道日窮。交道日疎。問疾憂貧。兩辱公書。愛我如斯。死別終天。不及執紼。猶當漬緜。矯首東望。奈此罹然。械辭寓哀。公其鑒焉。

祭王彥才文

故參知政事王公之靈。在公晚年。嗣續惟重。方將慶公。公已告病。問疾之舉。旦夕治裝。公謝弗來。公已云亡。執知此行。施行公喪。昔公之西。予寓易城。百里送公。爲公遠行。今公此去。終天永訣。敢不扶疾。送公於穴。恩禮未酬。音容窈然。謹此區區。公其鑒焉。嗚呼哀哉。甲申十一月。

銘贊

王孝女旌門銘　并序

女家容城西。以母喪感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行。御史按實。禮部令旌表之。內翰盧公署其門曰孝女王氏。縣人劉某銘曰。

魯山之元。本句上元文類有執不娶終身曰六字。道州之陽。稱卓行何。元文類作史名卓行何。謂非平常。二子且然。女奚責望。盧公表之。元文類之字下有何字。用以戒荒。

友松軒銘　并序

總帥史侯子明、種松私第。因以友松名其堂之軒。友人涿郡盧處道爲請銘。銘曰。

孰賦遠遊。泰初爲鄰。孰廣絕交。麋鹿爲羣。彼其薄世棲心物外。世固未薄。汝薄已大矧侯貴游。於侯何負。乃今翻然亦松與友植物之英。象斯人賢。象則與之。而況其眞。寬裕樂易。孰求此心。我將持松。責侯來今。凜乎風霜。巍乎明堂。彼實有之。予靈敢忘。

神農畫像贊

天初生民。粒食已成。如人育子。種與俱生。於赫炎皇。繼天而已。聖德神功。止於如此。

退翁眞贊

廊廟之委。山林之思。惟所謂天下之士。故能爲學者所師。奚藏諸用而昌於辭。有德有言。寧卒不施。迫而視之。非吾退翁而誰。

廉泉眞贊 并序

中統初。廉泉公年甫三十。以門地才望。爲天子宰相。未幾。以病去。而天下之人。日夕相與語曰。幸廉公病少愈。當復相天子。以福我。而公之志。則亦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也。如是者凡十餘年。而公竟不起。以終以人觀之。公爲不幸。抑不知天之愛公。俾盛名全當世。其所得已多矣。公雅愛予。而未之識也。近獲拜公像於其子孚。遂爲之贊以報。其知公本高車部人。因官命氏爲廉。公舊嘗鎮秦中。既去。而秦人思之。呼其濯纓之水曰廉泉。後以爲號云。

北庭而西。風氣所同。雲龍所會。如漢沛豐。公惟世臣。金人命氏。天畀以文。用瑞斯世。胡其畀之。不盡施之。

茲實喬公使全歸之。我思廉泉路遠莫致。龐眉者誰。不動聲氣。觀公之像。湖海之豪。求公之心。憔悴離騷。彼齊魯儒。輕自高大。何不旁求九州之外。

田先生眞贊

貌澤而腴。氣秀而疎。善畫如閻立本。而不以藝自恥。識字如揚子雲。而不以諸生自居。人類萬殊。觀物有書。所謂三皇氏之民。百世之士者。蓋斯人之徒歟。

可庵道士眞贊

不巢由。不伊周。陶然方外遊。不滄浪。不廟堂。超然無何鄉。冠其髮。繩其鬚。温然山澤癯。水其心。雲其身。飄然葛天民。俗而無塵。野而有文。九十康强。人間幾人。吾謂可庵之眞。乃神仙之神也。

王允中眞贊

齒未老。鬚胡爲而白耶。隱然含四海之憂。鬢已衰。顔胡爲而壯耶。凜然横千仞之秋。竹實丹心。砥柱中流。百折而必東。寸折而不柔。其履危犯險。（原作分。據元文類改正。）幾禍一身。固可爲戒。然視循默苟容。貽害當世者。寧不優耶。

郭安道眞贊

衣冠自同於鄉人。而文章名天下。言論若無所臧否。而風鑒析秋毫。安處下僚。而人不見其屈。力辭兩命。而人不忌其高。我相英華。得其根苗。蓋於此眉睫之間。又見其所以肖夫先君子之捐金購書。揮觴結客。

以倜儻起家。爲幽井之豪也。

張大經畫贊

眉之揚然。若將遠遊。目之凝然。若有深憂。其清雄俊逸者、在骨之奇。果決通達也。如髯之虯。有欲驗夫襟懷志趣之高。與其文章政事之美者。於茲焉而求之。

書畫像自警

所以承先世之統者、如是其孤。所以當衆人之望者、如是其虛。嗚呼危乎、不有以持之。其何以居。

賦

橫翠樓賦 并序

金臺雄壯甲天下。而山水人物爲最也。其西北有峯。望之巉然而立。巍然而高。琅然而秀者。郎山也。其西四十里有泉。穴城而來。流分而派衍。環乎市井之間。爲一時之偉觀者。雞水也。水之上。又多樓亭臺榭之美。而宏麗特出。俯瞰閭閻。騁懷遊目。足以極登臨之勝概者。橫翠樓也。樓之上。飄輕裾、曳長袖。解劍指虀。釃酒臨江。養胸中之天地。游物外之文章。爲燕南文物之冠冕者。樓之主人也。主人觴於斯。詠於斯。原作此。會賓客於斯。見千巖萬壑。盤紆拂鬱。而坐致乎几案間。故樂而名之曰橫翠也。然而樂其所以樂者。非直爲景物役也。將以取山水之秀而助其氣也。若夫嵯峨嶸

巉刻削峯巒混涵天地呼吸萬壑斬絕峻拔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與秋色而相高也雲開日出雨霽虹銷巖巒靈霽若拂嵐撲黛籠籠然有可喜而玩之者朝來之爽氣也霜露既下木葉盡脫水窮霞盡天高鴈飛微微螺髻隱隱蛾眉者天寒而宜遠也日下壁而乘彩月上軒而飛光開簾枉笏把酒而觴者翠屏之晚對也朝暉夕陰煙容雨態如萬物供四時而無窮也由是而觀之主人氣象巍然襟韻磊落靈臺洞月玉骨橫秋飄飄然有淩雲之風者殆不偶然也燕趙諸公多以歌詩道其美記之者有陵川之雄文詠之者有木菴之絕唱前人之述作已備主人復以文命僕僕輒不自揆拾人之滯穗句人之殘唾亦爲之賦而贅之於後其辭曰

丙寅之秋七月與主人相攜登於橫翠之樓覽斯宇之所處極滄溟之盡頭地連西鄙雄冠中州星分箕尾州別冀幽控鴈門之右塞引雞距之清流倚太行之宏觀接易水之長洲有如陰雲慘慘晦日冥冥林巒失色嵂嶪形或風雨驟至泊然如半夜之潮生或波濤怒捲湧然如萬馬之軍聲使人魂飛膽慄心折骨驚俄然失視悚然忘形怛惻於憭慄兮而若有遠行者乎又如雲開山色雨沐秋容天光接塞水影涵空浮一天之瀛氣快千里之雄風使人湍飛逸興浩發吟魂如登太山漂覽崙有可捫日月而薄風雲者乎又如騁出岫之白雲傲橫空之素鶱揖列壑之青嵐訪攢峯原作風之翠黛窮島嶼之縈迴觀宇宙之宏大吞燕趙之精英吸乾坤之沆瀣發胸次之磊砢原作珂塊中襟之蕭芥其亦有思乎古人之登高而弔古傷時而感慨也若乃太行之英郎山之靈開岫幌闢巖扃收霧幛列雲屏供詩情於晚翠貢圖畫於

新晴於時吾與子、詠春風於舞雩。濯塵纓於滄浪。來登斯樓。終日徜徉。歌紫芝之曲。酌明月之觴。渺天地於一粒。隨造化而翱翔。期萬代於咫尺。順四時而行藏。下視萬物。杳焉如千里毫芒。然後囂囂然、洋洋然、庶乎可以與天下俱忘者矣。

苦寒賦

嚴氣積。元律窮。北斗知春。迴指於東。惟功成而不去。孰頊冥之可容。乃鬱彼孽暴。激彼威鋒。凝愁雲而蔽日。怒寒風而攪空。奮陽春之生氣。使天地闃然寂然、如未判之鴻濛。於時燭龍絕光。熒惑失次。陽烏斷足。火鳥縮翅。畢方高飛而遠翔。癡牛毛寒而縮蟦。炎帝爲之收威。祝融爲之屏氣。羲和倚日以潛身。盤古開天而失視。天吳死於朝陽之谷。倏忽滅於海南之地。若乃焦溪涸。熱海澄。沸潭止。溫泉冰。火井凍。陽谷凝。炎洲地列。裸壤毛縮。熒臺煙滅。瘴水生凌。而我生於此時。奚凜列之可勝。或有從軍永訣。去國長違。霜鋒寶劍。鐵襯單衣。積雪沒脛。悲風激懷。夜渡劍河。曉上輪臺。陰山雪漫。瀚海冰厚。當此苦寒。十死者九。又若寒門久客。貧閭故居。不爨不燭。無衣無襦。鼻酸氣失。墮指列膚。火如紅金。薪如桂枝。兒號妻哭。痛盡傷悲。抱膝而苦。竟死何裨。噫嘻嗚呼。天歟、地歟、神歟、彼頊冥之不去。我生死其何辜。嗚呼噫嘻。蓋嘗聞之。無寒不溫。無貞不元。時之革化。由是而門。吁炎吹冷。元氣所存。貞極不元。寒極不溫。乖序錯命。罪半東君。於是易川牛馬走。地上蟣蝨臣。再拜東方發狂語。脣凍舌蹇難具陳。告我東君。胡甚不仁。嗟生類而欲盡。君奚爲而不春。匪我語汝。其孰汝親。匪君顧我。孰活我人。我藉汝力。汝假我神。挽天地之和氣。翻頊冥於元根。

汲東海之泥、以接地軸。鍊泰山之石、以補天輪。以廣厦萬間。庇吾民之凍骨。以布裘千丈。弔四海之冰魂。使鼈鼈赤子、鼓舞於春風。熙熙然樂其天眞。胡爲弛綱維而退避。獨廉讓而謙尊。我徒問汝。汝且不言。於是乎、乃歸壍其戶而葺其楹。襲　被而重其衣。不尤乎神。不怨乎天。束手容足。以順乎時之自然。

渡江賦

郝翰林奉使南朝。九年不還。今國家大舉。方與宋君會獵於江東。因之以問罪。北燕處士、慨然壯其事。乃計地勢。審攻守。將草渡江策以助之。淮南劍客。聞而過之曰。今茲大舉。長江必可渡乎。江東必可克乎。君其爲我言其勢。處士曰。昔我國家。初基創元。順斗極。運天關。握雄圖。祭雩壇。神人赫爾折箭以首之。遂超大河。橫八荒。跨北岳。漂九陽。南極破而朔風烈。長星滅而北辰張。繼繼承承。臣僕萬方。其威益振。其武益揚。卵壓中原。勢開混沌。蠢爾蠻荊。何癡而狂。自取征伐。孰容爾强。今乃提天綱。頓地統。竭冀北之馬。會天下之兵。銜枚疾走。攝虢而南行。然後駢部曲。列校隊。惣元戎。誓將帥。橫堅陣於高岡。招勝風於大旆。鼓角鳴於地中。旌麾拂於天外。驍騎輕車。訇隱匈磕（原作匈磕隱訇與上下韻不叶。據校乘七發改定。）元幕綠徽。飛揚晻靄。魚麗長蛇。撼搖覆載。長鋌雪點。流矢雨飛。霜矛電激。神劍飄馳。精甲雲屯。白日爭輝。扇燎原之猛勢。奮蓋世之雄威。嗚呼噫嘻。吾想夫陰山虎士。茹毛飲血。狀若神鬼。氣傲霜雪。嬉於戰鬬。業在征伐。咆哮而猲呪。怒感激而風雲變。頹嵓崱而飜海浪。折江河而崩雷電。川谷爲之蕩波。邱陵爲之震眩。使彼淮方之矮馬。蠻溪之豪族。延目望之。固足以拳拘嗢汗。免胄肉袒。連不敢敵。退不敢竄。我乃擊奔霆而倏昇。怒長風而迅征。一

叱而健瓠折筆再鼓而瓦解士崩於是環壘剚塹麾城下邑灌以流潦囓以巨石前喉後背左掖右掖一日之間一方之地開拓千里遂乃進楚泗拔江都擊丹陽取南徐浙西之津破矣擁廬壽跨烏江濟蕪海攻建康淮南之戍潰矣平舒翦鞬順流而下徑入潯陽江東之渡得矣掠荊州掩黃岡下江陵困武昌湖北京西之虞通矣於時六師奮檝萬馬吞舟駕黃龍之雲颿御五牙之蜮原作蜮據馬融廣成頌改正幢斷橫江之鐵鎖焚柵岸之河樓其勢也人人清河公一一韓擒虎小王濬之樓船凌伏波之銅杆朝發舳艫夕會南隅囊括百越杯觀五湖靈旗所指席卷長驅哀哉宋君可憐也戰則爲黃泉之士降則爲青衣之奴上絕奎宮之運下失皇祐之區草滿金陵鹿走姑蘇五溪焦土七澤邱墟何其痛哉客聞之而笑曰信如公言以謂遂無宋矣曾不知大國有征伐之力小國有禦敵之勢而我長江所以限南北山川所以界封域外則西接巫峽東至海陵相望萬里烽櫓旗亭其形勝也臨谷爲寨因山爲嶂振扼喉衿天設巨防蒼龍元武之制白狗黃牛之狀鐵瓮銅梁之固劍門石關之壯峭峽東之狼尾聳荊門之虎牙持夔州之百牢揭瞿塘之兩崖鳥道盤空戟牙刺天馬不得列車不能旋一人守隘萬夫莫前彼雖有懸車束馬之勤棧雲梯石之役我主彼客彼勞我逸財殫力痛功不補患矣內則灘流迅急波濤洶涌狂瀾逆走絕壁障壅其所鼓盪則盤渦谷轉原作角淩濤原作灣陵山頹二語見郭璞江賦墮雲遁雨怒風轟雷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吞淮飲海滔天而來中有舟艦被江旌甲燭日金翅青龍風烏水鷁連檣萬里牽拖千尺篙櫓原作工舟師選自閩粵驀颶風颺靈胥撫馮夷策天吳察象馬之神機責千里於須臾東守偃城

之塢。西屯采石之戍。一舸據津。萬夫莫渡。孫權割險而自霸。曹丕望洋而迴取。加之以春水方生。漲氣連天。翳鬱薰蒸。跕墮飛禽。彼雖有甲騎百萬。橫屯北岸。安能飛渡我長江乎。又若船襄漢之粟。漕江淮之資。發武庫之兵。剸犀象之皮。鏤銅牙於龍川。伐竹箭於會稽。使巴渝趫捷善鬬之夫。服而用之。亦足以抗衡中原。隔障蠻夷。退以堅守而進以力持也。又有義士奮袂。良將登壇。既有枕戈之劉琨。豈無擊楫之謝安。假祖逖以黃鉞之威。拜陸遜以都督之權。而曹公赤壁之役。苻融合淝之戰。公獨不聞之乎。處士曰、表裏山河。備敗而已。堅甲利兵。應敵而已。以勢禦勢。固未知其孰利。曾不知應之以大機。昭之以大義。而有不可禦者。我請爲子籌之。我直而壯。彼曲而老。我有名而衆。彼無義而小。一也。彼江塞之地。盤亙萬里。分兵以守之。則力懸而勢屈。聚兵以守之。則保此而失彼。二也。彼持衣帶之水。據手掌之隅。將惰（原作兵驕）傲不我虞。其備愈久。其心愈疎。三也。彼荊鄂之民。舊經剪伐。久痛瘡痍。見旃裘而膽落。夢毳窟而魂飛。今聞大舉。重被芟夷。人心搖落。士卒崩離。四也。彼留我奉使。譬我大邦。使天下英雄。請纓破浪。虎視長江。亦有年矣。今天將啓宋。將危我中國。將合我信使將歸。應天順人。有征無戰。五也。孰謂宋之不可圖耶。客於是怗然失氣。循牆匍匐。口怯心碎。不知所以對矣。

靜修先生文集卷六

詩　五言古

經古城

我行常山尾。高城下吾前。按轡覽形勢。依依見全（原作金）燕。易水開前襟。飛狐連右肩。遙想豪傑場。撫已增慨然。薪人過我傍。一笑如相憐。指城前問余。考古今幾年。沈思未及答。行歌入蒼煙。

韓魏公祠

定州古北門。作鎮多英奇。如何郡學傍。獨有韓公碑。乾坤極厚大。運動物不知。堂堂宋三朝。幹旋公似之。惟公元默間。泰山已四維。天宇公之祠。元氣非公誰。郡人一何愚。而於公欲私。大者且勿論。緒餘猶世師。千年閱古堂。誰歌鄭國詩。（公閱古堂。富公有詩。）徘徊老柏前。目因（原作）送秋鶴飛。悠悠五色雲。悵望今何歸。

燕平學仙臺

碣石來海際。西南奄全燕。中有學仙臺。燕平欲昇天。燕平骨已朽。遺臺猶相傳。雖復生青松。歲久摧爲煙。極目望海波。不見三山巔。三山巨鼇簪。山人幾蚘然。使無不足論。信有亦可憐。大塊如洪爐。金石難能（原作）久堅。天地會有壞。何物爲神仙。空山無笙鶴。落日下饑鳶。今古非一臺。浩歎秋風前。

黃金臺

燕山不改色。易水無新聲。誰知數尺臺。中有萬古情。區區後世人。猶愛黃金名。黃金亦何物。能爲賢重輕。德輝照九仞。鳳鳥才一鳴。伊誰腐鼠棄。坐見饑鳶爭。周道日東漸。二老皆西行。養民以致賢。王業自此成。黃金與山平。不揉兵縱橫。落日下荒臺。山水有餘清。

張燕公讀書堂

陰壁下寒泉。陽崖隱深洞。想像張幽州。當年此絃誦。遐情納方寸。瀕露驚宵夢。既有眞積功。豈無致時用。不然起絕學。猶當垂後統。濟濟唐開元。儒臣相伯仲。文雖數燕許。名不並姚宋。遂令百世下。煙霞抱餘痛。尋幽縱步貪。懷古清歌送。緬思白鹿翁。眼中見連棟。茲山有道氣。會遇或天縱。聊以永今朝。白雲不可種。

馮瀛王吟詩臺

林壑少佳色。風雷有清秋。爲問北山靈。吟臺何久留。時危亦常事。人生足良謀。不有撥亂功。當乘浮海舟。飄飄扶搖子。脫屣雲臺遊。每聞一朝革。尚作數日愁。朝廷乃自樂。山林爲誰憂。視彼昂昂駒。奈此汎汎鷗。四維既不張。三綱遂橫流。坐令蚩蚩民。謂茲聖與儔。蚩蚩尚可恕。儒臣豈無尤。不有歐馬筆。孰能回萬牛。太行千里來。灞瀨橫中州。今朝此登臨。孤懷漲巖幽。何當劘蠻崖。一洗佗山羞。

龍潭

盤磴脫交陰。平壇得高岑。高岑不可攀。哀湍激幽音。窮源豈不得。爽氣來駸駸。靈潤發山骨。沮洳下崖陰。

爲問石上苔妙理誰曾尋乾坤有乾溢此水無古今下有靈物棲倒影毛髮森東州旱連歲呼龍動雲林顧此百丈潭豈無三日霖爲霖此雖能鞭策由天心日暮碧雲合空山深復深

招飲山亭

飲人不飲酒千載誰與期賴有此山色我杯時一持西郊遠市井林亭對山暉主人知愛客釀酒無虛時佳客麟鳳然人亦難致之君亭有吾山招飲當不辭

西山

西山澹無姿中有羲皇前翻思太古人事業何不傳三墳亦何罪世遠成灰煙紛紛後來人暮死朝爭妍勳名史一策學術文千篇古人豈不然後有無窮年惟餘方寸心天地相後先

池上

今朝好風日出門何所之西城得山多一水揚清漪溪翁指水言此貨天下奇不有礎百區猶當稻如坻擬從陶朱公斷取高陽池纍纍九州谷隱隱千石陂食魚素無望觀水今有期所期偏區域不見貧者饑

歡飲

同類天地中相親理所宜前後億萬年而我生此時前予既不及後孰能待之同時四海內偏識將無期所謂既無幾賞心又當誰政有賞心人會遇亦復希當其會遇時豈無事相違今朝好風色不飲君何辭

女蘿生松枝

女蘿生松枝。不及松生年。松枝摧爲薪。豈如（原作知）山石堅。誰云高山雲。曾見天地先。人生朝露爾。豈止蜉蝣然。蕩蕩山海圖。悠悠皇極元。其間何物無。何事無推遷。事有古今希。達觀如寒暄。君今不遠遊。自苦良可憐。

有大如天地

有大如天地。日夜長乾乾。有小如螻蟻。營營誰使然。我亦形蹟中。豈得獨安閑。萬物相爲用。錯綜盈兩間。如身百骸具。少一爲不完。有形無虛生。豈予獨貪偏。森然氣分內。既有不可鐫。蝮蛇誰宥之。生生亦能延。安有人道尊。湮滅獨不傳。乾乾以爲師。餘者一聽天。

孤雲

孤雲生幾時。冉冉何所適。豈無寬華高。路遠嗟獨力。徘徊天中央。明月爲顏色。下有幽棲士。歲宴倚青壁。朝飲澗下泉。暮拂松間石。相對澹忘情。倒影寒潭碧。

集陶句二首

人生豈不勞。終古謂之然。孰是都不營。早起暮歸眠。過是非所欽。躬耕非所歎。但使願無違。廿以辭華軒。正爾不可得。在己何怨天。自古有黔婁。被服常不完。榮叟老帶索。饑寒況當年。何以稱我情。賴古多此賢。

善惡苟不應。鬼神昧茫然。是非苟相形。行止千萬端。世路廓悠悠。聊且憑化遷。居常待其盡。任眞無所先。詩書塞座外。弱子戲我前。親戚共一處。餘糧宿中田。促席延故老。斗酒散襟顏。聊以永今朝。百世誰當傳。

晨起書事　丁丑·五月二十八日·

蒼星彗明河·三月麗朱方·兩月忽散落·一月留中央·下有五星連·西近東少張·仰面東北隅·流星墜彩（原作綵·據元文類改正·）芒·誰令月有變·飄搖及吾窗·須臾日東生·有星環四方·一星當日中·伊視搖晶光·自北忽西旋·老陽已榆桑·西北雲一絲·翠暈揚清芳·嫩雲生碧葳·得句聲琅琅·俄見雲有魚·其大丈許長·火繩紛繞之·昂然欲飛揚·呼友與共觀·此境已茫茫·靈樞夢爲病·周官夢爲祥·寤言札諸閽·庸俟知者詳·

偶書

開眼昭昭天·無形有痛痒·斯人亦安忍·斲喪甘自枉·褐中蝨一嚙·其死隨翻掌·乃知天人間·感應如影響·

遊天城

徑遠澗隨曲·崖深山漸少·居然翠一城·四壁立如掃·天設限仙凡·雲生失昏曉·平生萬事懶·登臨卽輕趫·山靈知信息·風煙久傾倒·顧瞻困能仰·況應習稱好·端居得蕭寂·遠眺礙孤峭·乃知方寸間·別有萬物表·未須凌絕頂·胸次靑已了·

遊源泉

叢祠鬱蒼翠·萬古藏淸幽·洽然石上足·不逐蒼波流·長風索我御·欲舉仍遲留·白雲何山來·相對亦悠悠·

玉溪精廬

居然山四頹·危檻俯晴春·川氣生不極·翠潤流衣巾·林陰起薄暮·酒色生微醺·歌聲忽落谷·驚歸欲飛雲·

隱仙谷

山川含太古風氣如未開中有幽棲人日暮斷蒼苔吾胸素羲皇人世不可諧此地復何地悅若登春臺山扃掩對峙石徑迷縈回桑麻連水竹屋宇依山崖燕南避世謠千古知我懷橫渠百世師一區竟相乖知音得元老龍門有遺齋（伊川先生上文潞公求龍門庵地書略曰勝善上方舊址荒廢爲無用之地欲得尋幽居其上爲避暑著書之所唐王勉叔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某雖不才亦能爲龍門添勝迹於後代爲門下之美事）賤子孤旅人念此良悠哉於世豈有望居山亦無媒舉杯對山靈欲去仍徘徊他年要勝迹此駕當招來

遊雲水庵

乘春舊幽潛觀化登邱山哀淙聞遠壑息駕思雲關翠石密松桂結屋珍茅菅生煙紛漠漠激流散潺潺山石浮壽色澗木榮歡顏覽物有眞意撫節驚循環悠然十載情儼若盤石間眷焉欲晤語古人何當還

題歲寒亭

西州有佳士種松秋水垠歲寒得所師名齋豈徒云要知松柏心亦願濯南薰交枝鬱葱蒨喜與萬木羣當此搖落中勁節獨拂雲雖得後凋知歲寒非所欣

泛舟西溪

萬山倒滄浪一葉淩嵯峨嵯峨爲飛舞翠影如婆娑輕陰散雨足淨綠生圓波人間碧海幻老眼青銅磨風雲幾千古辨此雨一簑溪南有幽人鼓棹前山阿煙深渺無處月色浮松蘿

會飲山中

鳴禽變初節。白雲思高山。笑拊蒼然石。爲謝區中緣。舉杯屬何人。四顧心茫然。雲煙互吞吐。巖壑如相先。人間此幻境。過眼成千年。山家有酒令。飲外可無言。

喜雨 以雨我公田分韻得雨字。

壬申秋大水。一雨乃孤注。九年錙寸積。曾未辦朝露。陂塘此何日。還我滄洲趣。夜來雲初作。期待一如故。既聞漸成陣。尙謂行且住。甫寸驚已狂。及秪歎無數。平明報三尺。感激淚將雨。元功亦雄哉。回旋易指顧。呼酒欲鯨吞。哦詩有神助。區區喜與憂。豈爲一飽慮。

雪花酒 分韻得如字

古人重廿澤。雨雪名所居。何如千里白。斂之寄一壺。神物與造化。醞釀同機樞。夢中聞酒熟。天花已紛如。況復吟風亭。與來操百觚。天地無餘春。山澤豈全臞。何當一灑之。豐年徧寰區。收藏有奇功。六月天爲鑪。冰壺連水鑑。千載誰與俱。林間有清風。此酒不可無。

種松

萬牛來邱山。大廈高崔嵬。當年誰芳辛。遺此千歲材。手持百松子。與之俱傾頹。殷勤囑造物。爲讓荒山隈。今來見豪末。喜溢蒼煙堆。十年望根立。百年排風雷。自此千萬年。再見明堂開。東家十年計。戔戔千頭栽。豈不早有望。求此良悠哉。

詠梅

燕南舊無梅。寒花爲誰芳。月色隱清豔。幽香竟難藏。寸心警殘雪。孤根待朝陽。只有橫斜森。萬里同昏黃。

白蓮

冰華離風塵。素質更深靜。灝露凝幽香。皎月散清景。誰並絕世姿。澹然水中影。青房生苦心。秋風逼涼冷。安得同愛人。共此良夜永。

玉簪

堂陰秋氣集。幽花獨清新。臨風玉一簪。含情待何人。含情不自展。未展情更眞。徘徊明月光。泛泛如相親。因之欲有託。風鬟渺冰輪。

瓔花圖

淮海秀瓔枝。獨立映千古。遙知辨此初。坤靈心亦苦。平生勞夢想。江煙隔南浦。春風不相待。回首已焦土。畫圖今見之。依稀春帶雨。芳心紛已碎。仙葩聚如語。瑤臺舊高寒。人間此何所。翩翩風袂輕。幽杳暗相許。

八月十六日望

前日中秋節。今宵月方圓。人問歡賞景。此際吾獨觀。吾觀意有在。高歌問青天。蒼蒼非正色。而況此嬋娟。去我當遠近。相值果正偏。徑圓知幾許。附麗或空懸。既疑紈扇如。復昧左右旋。有食定何物。中黑胡爲然。何當淩倒景。迫視如弄丸。一祛萬古惑。如生天地先。吾觀意在此。餘光何足憐。

四皓二首

智脫暴秦網義動英主顏鬚眉不得見猶思見南山每當西去鴻目極天際還馬遷歌采薇託名夷齊間孰謂紫芝曲能形此心閑鄙哉山林槁搏也或可班安得六黃鵠五老相攀躋一笑三千古浩蕩觀人寰留侯在漢庭四老在南山不知高祖意但欲太子安一讀鴻鵠歌令人心膽寒高飛橫四海牝雞生羽翰孺子誠可教從容濟時艱平生無遺策此舉良可歎出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何必赤松子商洛非人間

嚴光

文叔雖天子因陵位愈尊爲陵成高節此亦天子恩兩星映千古精爽如尚存有此謹厚者可贈狂奴眞巢由本不經怪妄徒擬倫中庸久無矯激非天民惟餘仁義語至今懍若新想像富春石崔嵬猶起人

翟節婦詩 并序

昔金源氏之南遷也河朔土崩天理蕩然人紀爲之大擾誰復維持之者而易之西山乃有婦人曰翟氏年廿餘其夫從軍死於王（原作所據元詩選改正）事翟出入兵刃往復數百里晝伏夜行以其尸歸負土而葬之既葬自以孀寡無子遭時如此思以義自完乃自決於墓側鄉里悚而復蘇終始一節今八十餘年矣夫人心之極有世變之所不能奪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予聞之爲作是詩俾其外孫田磐刻之石或百世之下有望燕山而歌予詩者使翟之風節懍然如在亦庶幾乎吳人河女之遺焉

兵慶浩無際烈女難自全婦人無九首志欲不二天燕山翟氏女既嫁夫防邊一朝聞死事健婦增慨然生有如此夫盛寡非所憐求尸白刃中負土家山前事去哀益深義盡身可捐無兒欲何爲所依惟黃泉鄉鄰挾引決烈日丹衷懸誰辨節孝翁重賦睢陽賢我昨過其鄉山水猶清妍聞風髮如竹飄蕭動疏煙千年吟詩臺峩峩太寧巔爲招（元詩選作寄）馮太師和我節婦篇（太甯山有馮道吟詩臺距翟居甫數十里）

燕歌行

薊門來悲風易水生寒波雲物何改色游子唱燕歌燕歌在何處盤鬱西山阿武陽燕下都歲晚獨經過青邱遙相連風雨墮荒莎七十齊郡邑百二秦山河學術有管樂道義無邱軻蚩蚩魚肉民誰與休干戈往事已如此後來復如何割地更石郎曲中哀思多

吳山夜雪圖

江南無寒歲一雪今幾時吳山豈無春晝此寒色姿壯哉萬里流不廢東南馳胸中謾長風俯仰今古非誰能唱小海爲和大江詞

白馬篇

白馬誰家子翩翩秋隼飛袖中老蛟鳴走擊秦會之事去欲名留自言臣姓施二十從軍行三十始來歸矯首望八荒功業無可爲將身弭大患報效或在茲豈不知非分常恐負所期非干復讎怨不爲酬恩思偉哉八尺軀膽志世所希惜此博浪氣不遇黃石師代天出威福國柄誰當持匹夫赫斯怒時事亦堪悲

答樂天問三首

二氣日交感。變態何紛紜。清濁與厚薄。賦與定難鈞。世運如四時。類聚仍羣分。升沈與奪間。今古亦難倫。天道自悠遠。百年寓此身。未來不可見。既往有未聞。愚者或貴壽。賢者或賤屯。龍亢豈無悔。蠖屈豈不伸。君自不知此。何云詰義文。

邈哉開闢初。造化惟陰陽。錯然入形化。一受不可忘。稻粱固爲愛。豺狼非故殃。物理本對待。生氣常相將。孔聖豈無後。暴秦不可長。鬼神禍福機。昭昭亦可量。桃囓李樹死。城焚池魚傷。外來非我取。生意自洋洋。君何不思此。徒欲問穹蒼。

樂天種香草。有艾同根株。鋤溉兩相妨。題詩問何如。恨君計已晚。草草種樹初。根荄不早辨。使與莖葉俱。鋤根周相傷。莖葉猶可除。臭葉日以除。香莖日已蘇。區區彼微根。僅有知無餘。雖霑灌溉恩。生意已漸疏。君今尙未決。歲晩益難圖。

代來使答淵明

何時發天目。山中雲出時。出山山更佳。草木非所知。公田幸有穉。何問菊與薇。一笑領此意。翁豈爲酒歸。

幽禽

幽禽初出谷。其聲何熙熙。但知春可鳴。渾忘蟄凍時。天生復天殺。恩怨敢自私。寥寥古人心。世遠今誰知。

寓意

萬木凍欲折．中有天地春．一元貫萬古．生意誰能屯．但苦未充滿．此心終難伸．秋風髮毛改．卓爾顏色貧．

又二首

愁陰翳陽景．超然慕遠遊．天風忽吹衣．命駕寬崙邱．冰壺洗秋露．霽月霜空流．平生多故人．回首生離憂．世路空嶮巇．遊子天一方．況是青春深．桃李爭芬芳．相媒有百鳥．巧韻無絲簧．客行雖云樂．歸哉非故鄉．

有懷

朝詠小招詞．暮歌白頭吟．出門何所適．欲語誰同心．豈無平生交．顏色非眞金．目送西南鴻．令人思之深．思子不可置．誰從懷好音．年意惜已往．進修徵來今．

獨酌

青山淡無夢．相憶無由來．每當西北風．曠然開我懷．爲從山中至．對之舉吾杯．主人有佳客．此門容勿開．

月下獨酌

佳月靜可飲．一天明水寒．餘光泛不極．徘徊尊俎間．但覺涼露下．不知清夜闌．醉眠吾有興．君當下西山．

書堂谷晏坐

上負青天壁．下引碧澗滋．中有晏坐石．日夕忘吾歸．永懷幽棲人．千載誰與期．人間九瀛海．莽蒼天相圍．黃塵重如霧．舉手不欲揮．白雲如可招．願作雙鶴飛．

九日登洪崖（有道士居此．今二十年不踵矣．）

卑居不見秋。登高自誰始。淸狂未免俗。謹厚亦復爾。山光故相迎。百步翠可倚。屈指數勝游。茲山居食指。高絕讓龍門。平做亦專美。羣山渺波鱗。天開見洪水。列岳眞淸塵。遐瞰小千里。卻恐行路人。視予旋磨蟻。解衣林表坐。爛摘蒲萄紫。甘漿來逶迤。毛骨脫泥滓。勝境得眞賞。泉石迴如洗。況有幽棲人。嗒然空隱几。相對已忘言。一笑雲林喜。回首暮煙深。高歌望吾子。

遊龍宮

翠澗如生煙。石瀨欲無雪。縱目失平地。仰面猶淸越。時節未當春。生意方謀泄。隨時久閉藏。與物今超越。茲遊豈人力。勝境殆天設。拊石看棲龍。髣髴仇池穴。聞說如桃源。自古有深絕。拂衣徑欲往。不見當年轍。獨立馭長風。哀歌山石裂。

登聖庵

緩轡指西山。振策凌崇邱。臨風一回首。擾擾令人愁。蒼石負嶙崎。碧草藉芳幽。長林泛餘靄。初節成高秋。端居氣始平。頹然漸神遊。擧目欣所期。叩心思欲酬。爲問石上松。千年爲誰留。飄飄巢居子。歲晩同歸休。

三月二十二日同仲韜飮北溪分韻得卻字。

世紛謝已久。恍若隔今昨。惟餘北溪雲。可愛不可卻。時當持詩往。報復亦不惡。百年何將軍。山林未寂寞。北溪擅佳名。春服有成約。頗聞張氏宅。池館自疏鑿。不須弔鵝池。且喜餘盥壑。春風覺我來。佳色動藂薄。煙霏效奇供。乍喜復可愕。顧盼不暇給。遲回迷所託。淸泉會人意。愛弄入杯杓。觴流水故遲。歌發聲仍作。

野蔌旋充盤。舉網聞魚躍。生徒展餘敬。賓主雜善謔。圖畫沂上翁。意象窪尊酌。蒼苔笑仰天。微風蕩雲幕。禽鳥過我鳴。似語翁正樂。大笑昔人愚。所見未脫略。後來亦塵迹。俯仰語成錯。人心妙無際。崑崙復磅礴。一元貫萬古。普徧無郛郭。雅意不可言。商歌滿寥廓。源泉、古北溪也。金大行人張通古故居。今爲巫覡所據。弔鵝池見錢氏弔右軍宅文。

秋晚登西山

十日罷琴誦。招搖慕飛仙。天風何許來。吹我蒼崖巔。誰知此絕境。秋花亦芳鮮。采采泛清尊。山容變春妍。只應城中人。遙知弄雲煙。若見孤鴻來。可咏悠然篇。

九日攜諸生登西山

九日秋服成。童冠從我遊。萬古清沂春。重結西山秋。白雲歸青岑。狂瀾落滄洲。永嘯長風來。爽籟生嵉幽。清商失搖落。生氣浮林邱。門生顧我言。樂矣行歸休。風袂尚飄然。此意浩難收。

沙溝二詠

漱霞巖

丹霞凌日觀。餘津浩難收。蒼涼蘇病骨。醉暈浮嵉幽。萬象春意融。頹然得歸休。擾擾路傍子。無勞歌遠遊。

飛泉亭

菴嶰多露草。秋空挹飛泉。胸中玉芙蓉。滿意清泠淵。火食困煩鬱。下顧心茫然。何當分一杯。灑落齊州煙。

六華峯

入山採靈芝。濯足東澗濱。白雲不可招。丹霞有餘津。長風忽絕頂。悠哉淩翠氛。舉手問浮世。此子今何人。

寄宋生

西南吾楚澤。吞三江五湖。眼中此尤物。不可一日無。有客報渾一。胸次如還珠。望極不可到。逸興風飄裾。家人笑挽之。恐遂淩空虛。寄聲宦遊子。歸與江山俱。閉門望雲濤。屋梁雙月孤。西陵斷巴蜀。南雲渺蒼梧。徑圓一千里。杯酒納有餘。新詩想瀟灑。爽氣餘清臞。明朝函丈中。坐對江陵圖。

送劉校書回

祁陽堯故國。淳樸餘山川。每見祁陽人。心如對堯年。而況賢宗盟。久矣相周旋。今年護我歸。青山照華巔。處我既以禮。贈君可無言。言動戒在戲。當誦東銘篇。

李伯堅宣慰荊南并序

李公伯堅、幼以世家子、入事北安王。來典保定。蓋爲王守分地也。安靜樂易。屈己下士。郡嘗被水災。力請於朝。多所蠲復。郡人賴之。爲郡五年。王朝京師。有司被王教。宜奏公宣慰一道。至元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詔下。當往荊湖保府諸公。賦詩爲贈。郡人劉某爲之敍。

荊南壯哉郡。作鎭多英奇。三年廉相國。千古甘棠詩。聞公相國客。荊人恐來遲。公來何所望。望如相國慈。有子父乃顯。覲臣王可知。榮親與報王。勉力在此時。

凡物

凡物能振厲。卽見生意融。慢氣或少施。衰颯不自充。志至有定位。敬勝多奇功。强哉復强哉。德業將日隆。

植榴

植榴將食實。三年不見花。日夕灌溉勞。物情自可嗟。今朝兩相忘。靜綠清且佳。三嘆詠此意。不覺芳陰斜。

學東坡小圃五咏

枸杞

仙苗被城郭。聞之杞國人。始疑制名初。義與荊楊均。遠慚句漏令。空望黃河濱。常山古靈潤。煙霞流餘津。青羔發丹乳。厚餉謝我神。世人厭肥膩。思與雅淡親。客來薦蔬茗。用以華吾貧。方書自有本。疑信未敢眞。偶思青城山。山人壽且淳。手持羲皇書。念此區中民。

地黃

山行多上藥。地賤名亦辱。村民誇善染。功能竟誰錄。仙翁種藝法。隱處未成卜。旅居容少試。嘗土早（原作果。一作果。）深斷頃筐如有秋。靈液光潤屋。俯鑑盆影中。華髮已成綠。九醞謝淸泉。隣牆浥餘馥。朝陽發蒼涼。舉世解醒毒。元氣久蕭索。內熱紛相逐。黃鵠憑寄聲。山中酒方熟。

甘菊

金行發黃素。風露饒甘馨。政使非上藥。猶當充前庭。對花誦陶詩。持詩問淵明。帝鄉不可期。安用制頹齡。忍饑啖松柏。直以奴僕輕。東坡豈忘言。空腹嚼落英。采采還自笑。君今何所榮。無病不服藥。邵子有深情。

壽天付天公歐陽差失平吾心在濁疾持此報兩生

薯蕷

玉延事韜養朽壤深以密短援原作援據譯芳譜改正受柔條葱鬱護風日貧居乏肉味勞力苦羸疾松聲泛綠畦夢聞石鼎溢初疑湯餅滑乍見晴雲出和飲宜杏酪煎糜縷崖蜜餉鄰報炊芋留客代煨栗入藥宜自擇原作振留種戒勿失奇人分嘗薄計用今六七靈物聞善化愼勿輕呵叱

黃精

黃精晚得名丹家貴朱草藉藉仙經中參朮避華藻名高有物忌椵莽幾摧倒春風入溝畹英翹忽已好感子灌溉恩糜身錫難老豈無難老願所願在探討世變閱無窮乾端見更造此志理難遂斂之寄襟抱釋爾任重憂歲晚共一飽

郭翁詩并序

翁名恩本相人少爲輸扁業亂後流寓保定年今近九十矣早與其兄相失後聞其居河南老無所依翁乃三往迎之及至奉事惟謹與同寢處翁家貧素無僕御其兄臥病翁親爲浣滌廁牏其兄臨終嘗以遺骸祔爲託而翁亦極力以成其志郡中諸老人與翁年相若遊相好者數數爲予道翁行事如此予感嘆不已爲作是詩

佳木交清陰欣然動人意況聞翁之風能不有生氣此翁少有兄干戈鄉縣異哀鳴念鬻孤相思勞夢寐

自誓畢此生。復爾歡聚遂。千里三往還。竟扶篋與至。夜雨一方牀。春風滿天地。家無十歲僮。百役一身寄。效兒浣廁腧。代婦理中饋。生忘悖獨憂。死免道路棄。關河隔故邱。走送徇歸志。大義今已全。初心始無愧。翁本不識書。所知惟藝事。作詩美翁賢。亦以警士類。

友善堂詩送文子周使江西

我昔客鎮州。東隣友善堂。一別今十年。主人髮如霜。百年翰林銘。許與聲琅琅。愧昔知君淺。喜今窺汪洋。暫會復遠別。江山懷豫章。舉目見良朋。胸中非故鄉。但憂兵亂餘。民氣恐不揚。人生貴樹立。事業在此方。

李從事北上

在昔爲趙客。君方掾鎮州。前年從事保。我爲鄉人留。今聞當上計。適值將南遊。區區四五年。足迹無少休。窮達雖云異。飄泊同覊愁。

行家園藥畦

極覽力不任。近尋情亦親。勤人良可愧。生物庸非仁。氛雜沒畦隔。洗去如遊塵。激流不知小。因風亦生鱗。羊乳生氣少。靈苪（原作麗、據蘇軾詩枸杞改正。）渺無聞。牛嬭頗肥澤。老馬或當神。薯區才數木。臘粥思及鄰。庭前席許地。可望濟病身。茫茫天宇間。此意難重陳。

種芋

借地厭深區。西鄰計已成。雖無范陽種。尚愛君子名。糞壤豆萁爛。南風綠雲平。欲知子有孫。當驗葉與莖。

饑腸日有望歲晚分杯羹未築學圃亭先著種芋經欲持已試驗盡令鄉社行

蜀葵

蜀葵落秋子已能成小叢如何同枝花隱隱纔含紅一氣有先後萬物誰窮通伊誰嘆遲暮來此尊酒同

重遊北溪分韻得暉字

蒼黃淡野色草樹含清暉林居隱葱蒨清風散霏微歸雲有眞意鳴禽發天機勝處必深會輕觴豈虛揮山泉來何從北望空依依

呈保定諸公

燕垂趙際間人物熒珪璋諸侯舊賓客一郡宗賢良士窮叫知己人渴思義漿諸公且勿嗔賤子伸餘狂駟幼有大志早遊翰墨場八齡書草字觀者如堵牆九齡與太元十二能文章遨遊墳索圃期登顏孔堂遠攀鮑謝駕徑入曹劉鄉詩探蘇李髓賦薰班馬香衙官賓屈宋伯仲齒盧王斯文元李徒我當拜其旁呼我劉昌谷許我參翱翔眼高四海士兒子空奔忙俗物付脫略壯節持堅剛前年脫穎士裁我勢方颺欲求伸汨沒今反墮渺茫少小嬰憂患痛切摧肝腸零丁嘆孤苦片影弔愴惶溺身朱墨窟人事如冰霜高才日陵替壯志時悲傷駕駘欺赤驥鴟梟笑鳳凰妾婦妒逸才浪筍讒舌長紛然生謗議鋒豈不可當不忍六尺軀縮項俄深藏諸公富高義刮垢磨我光去留從所適爽氣生西廊

擬古三首

孤蟾皓素色寂寞虛堂深傷彼蘭蕙花鬱鬱芳幽林美人天一方佳禽響遠音我有一卷經洞徹天地心我有一寸鐵蕩滌妖氛沈心定有天游淵乎祕中襟所得不可說此理神其歆

浮雲翳陽景靈飆扇我衣男兒志萬里誰復傷別離我生十五年世事猶未知慨然慕義氣遠與千古期高風不易攀俗紛亦已羈所智必我拒所期必我違哀歌仰天問生我亦何爲撫劍一太息晝夜中情馳

人生天地間太倉稊粟微苟無金石姿耐此日月飛當勉元髮歡勿取塵世嗤一笑羣憂失三杯萬事非豈不志功名功名來未遲萬物各有時時兮不再違憶昨初讀書人曰饑寒基今日追斯言誠哉不我欺

屠龍無所用不如學履淶鑲鉶非所授不如囊中錐多少白面郎屈節慕身肥奴顏與婢膝附勢同奔馳吮癰與舐痔百媚無不爲丈夫甯餓死豈無需牖期鴻鵠淩雲志燕雀焉能知二禽登寥廓尺鷃笑藩籬

世態能原作盡倀鬼吾將誰與歸

秋夕感懷

新涼入郊墟金風蕩秋夕輕河皎素練寒霜澹白壁星斗闌干橫孤堂更岑寂游子起中庭感慨心襟激對酒露肝膽翛然清塵臆玩世風生口開懷月滿席長嘯一聲秋雄談羣動息壯志海山平任氣天地塞醉舞捫斗牛浩歌振金石哦吟驚鬼神俛仰洪荒窄恥爲時輩羣追思古人迹人生少年時分陰眞可惜寒窗一經老區區竟何益學劍覓封侯行行匹夫敵男子志斯民安用書劍癖皎然方寸間自有平安策一日會風雲四方賢路闢致身青雲間高飛舉六翮整頓乾坤了千古功名立

匏瓜亭

匏瓜隕自天。中涵太虛氣。造物全其眞。世人苦其味。雖得終天年。惜坐無用器。伊誰竅混沌。大樸分爲二。一供顏淵樂。一爲許由棄。顏有聖人依。許逢堯舜治。天下非其責。行藏適自遂。秋色高箕山。春風滿洙泗。後來鼎鐺徒。誰知兩瓢貴。寥寥千載間。復墮無用地。神物終有歸。至人可重值。偉哉子趙子。獨兼許顏義。匏瓜集大成。高亭挹空翠。感君亭上名。發我思聖喟。人知聖人言。孰有聖人志。聖人心如天。何時無生意。時無不可爲。人無不可致。吾道苟寸施。吾民有猶（一作）寸庇。堅白自有持。磨涅豈無累。豈不欲無言。恐與匏瓜類。仲子誠少野。強直無再思。聖人進退間。歷歷生私議。請觀欲往心。豈與乘桴異。我生學聖人。栖栖形寤寐。窮年憂道喪。漫自中腸沸。君才當有爲。自以無用置。我才當無用。自以有爲覬。物性雖有殊。我心良可媿。願君志我志。才志庶相利。使君名我名。名實亦相位。留彼匏中酒。供我浩歌醉。行當取其種。移來易川植。

靜修先生文集卷七

詩　七言古

桃源行

六王埽地阿房起。桃源與秦分一水。小國寡民君所憐。賦役多艱負天子。天家正朔不得知。手種桃枝辨四時。遺風百世尙不泯。俗無君長人熙熙。漁舟載入人間世。卻悔桃花露蹤迹。曾聞父老說秦强。不信而今解亡國。畫圖曾識武陵溪。飛鴻滅沒天之西。但恨於今又千載。不聞再有漁人迷。

明妃曲

初聞丹青寫明眸。明妃私喜六宮羞。再聞北使選絕色。六宮無慮明妃愁。妾身只有愁可必。萬里今從漢宮出。悔不別君未識時。免使君心憐玉質。君心有憂在遠方。但恨妾身是女郎。飛鴻不解琵琶語。秖帶離愁歸故鄉。故鄉休嗟妾薄命。此身雖死君恩重。來時無數後宮花。明日飄零成底用。宮花無用妾如何。傳去哀絃幽思多。君王要聽新聲譜。爲譜高皇猛士歌。

塞翁行

塞翁少小韜上鋤。塞翁老來能捕魚。宋家昔日塞翁行。屯田校尉功不如。西山瀛海接千里。長城又見開

長渠要將一水限南北笑殺當年劉六符天教陂澤養鴈鶩留與金人賦子虛我來鄉國覽風土髣髴揭鼓笛鳴鳴胸中雲夢忽已失酒酣懷古皆平蕪昔年阻水羣盜居塞翁子孫殺欲無至今遺老向人泣前朱監邊無遠圖

武當野老歌

南陽武當天下稀峯巒巧避山自迷青天飛鳥不可度但見萬壑空煙霏山不知人從太古白雲飛來天作主旌旗明滅漢陽津幾閱東西互夷虜老人住此今百年自言三世絕人煙往事不聞宣政後初心欲返羲皇前脯鹿爲糧豹爲席竹樹蒼蒼歲寒國天分地拆保無憂怪見北風山鬼泣一聲白鴈已成擒回望丹梯淚滿襟傳語桃源休避世武陵不似武當深

感秋（思古人之不可見也）

湘絃悠悠阻清音駕車欲往洛水深白榆一葉驚河漢萬里碧霄中夜心玉鸞翩翩紛翠羽髣髴機絲隔煙霧瓊林難得芳華年惟恐流光兩遲暮河旁有星名牽牛此星既出令人愁明朝再見明河影已隔人間萬古秋

飲後

日光射雨明珠璣怒氣鬱作垂天蜺天將海波吸已竭倒景徑入黃金扉金扉一傾天宇闊天公愁吐胸中奇海風掀舉催月出吹落酒面浮明輝瓊芝瑞露千萬斛肝腸瀟瀟清欲饑金宮銀闕此何處夜半夢

落寔崙西。眼中之人素所期。赤霜爲袍丹霞衣。明星煌煌何太速。碧霄悵望白雲低。

西山

西山龍蟠幾千里。力盡西風吹不起。夜來赤脚踏蒼鱗。一著神鞭上箕尾。天風洽洽清入肌。醉抱明月人間歸。嫦娥灑淚不敢語。銀河鼓浪霑人衣。寄謝君平莫饒舌。袖中此物無人知。

登荆軻山

兩山巉巉補天色。中有萬斛江聲哀。人言此地荆軻館。尙餘廢壘山之隈。太子西來函關開。誰信生兒爲禍胎。筆頭斷取江山去。已覺全燕如死灰。馬遷尙俠非史才。淵明憤世傷幽懷。春秋盜例久不舉。紫陽老筆生風雷。遺臺古樹空崔嵬。平蕪落日寒煙堆。紛紛此世亦良苦。今古燕秦經幾回。憂來徑欲浮蓬萊。安得魯連同一杯。碣石東頭喚羨門。六鼇載我三山來。

薛稷雙鶴圖

胎禽寥廓非人境。只許清江見寒影。書家筆頭垂露姿。一變淩雲更修整。前鶴忘機如易馴。後鶴昂藏不可羣。二鶴相看如有語。松下盤石少此人。

幼安濯足圖

漢家無復雲臺功。平生不識大耳公。眼中天意鏡中語。此身只有扁舟東。關東諸公亦英雄。百年能辨山陽封。歸來老柏號秋風。世事悠悠七十翁。乾坤故物兩足在。霜海浮雲空復空。無刀可斷華太尉。有死不

爲丞大中丹青白帽凜冰雪高山目送冥飛鴻爲問蘇家好兄弟萬古北海誰眞龍長公愛文舉次公愛幼安壹氣實各以類云

采菊圖

天門折翼不再舉袖元詩選作拍手四海橫流前長星飲汝一杯酒留我萬古羲皇天廟堂衰衰宋元勳爭元詩選作誰信東籬有晉臣南山果識悠然處不惜寒香持贈君

歸去來圖

淵明豪氣昔未除翮翔八表淩天衢歸來荒徑手自鋤草中恐生劉寄奴中年欲與夷皓俱晚節樂地歸唐虞平生磊磊元詩選作磊落一物無停雲懷人早所圖有酒今與麤通沽眼中之人不可呼哀歌撫卷聲嗚嗚

雪翠軒

西山萬古青未了黛綠鬟雲已傾倒豈知太虛忽生白恍如厚夜今復曉紫湯仙翁見本根白波開天餘浩渺胸中盤曲此高寒曾夢肝腸倚天表蒼崖飛來天出巧爲讒煙嵐翠如埽萬樓寒煙吹不舉靜秀依依見娟好此時先生一開軒平生壁立金玉削脚底遊塵輭更紅黑頭擾擾誰爲雄臨風回首三太息安得置此冰壺中西山秀色千萬里一顧可洗浮雲空遙望飛泉駕遠壑中有一路開雙松人間風日不到處來訪軒中雪翠翁

山中

山中望塔倚天表。今得全山如立草。不知天地視全山。何如一粒江湖渺。平生老眼如層梯。昨日所爲今兒嬉。神功天巧秖如此。人力區區能幾爾。世間壯觀徒紛紜。堯舜事業猶浮雲。

飲山亭雨後

山如翠浪經雨漲。開軒宛坐扁舟上。西風爲我吹拍天。要駕雲帆恣吾往。太行一千年一青。才遇先生醉眼醒。卻笑劉伶糟麴底。豈知身亦屬螟蛉。

巫山圖

朝風捲地聲如雷。西南想見巫山摧。江南圖籍二百年。一炬盡作江陵灰。不知此圖何所得。眼中十二猶崔嵬。猿聲髣髴餘山哀。行雲欲行行復回。神宮縹緲望不極。乘風御氣無九垓。區區雲夢蹄涔爾。豈知更有陽雲臺。

李賀醉吟圖

赤虬翩翩渺無聞。望之不見矧可親。浮世浮名等濁溷。眼中擾擾投詩人。心肝未了人間春。龐眉尙作哦詩顰。太平瑞物不易得。昌黎仙人掌中珍。北風瀟瀟吹野麟。千年淚雨埋青雲。乾坤淸氣老不死。丹鳳再來須見君。

後賦赤壁圖

公無渡河歸去來周郎袖裏藏風雷老狐千年快一擊金睥玉爪不凡材先生平生兩賦爾江山華髮心悠哉只今畫裏風月笛尚有老驥嘶風哀眼中驚波不西歸元鶴夜半從天迴曹劉閑氣今何處船頭好任（原作）白雲堆

陳氏莊

陳氏園林千戶封晴樓水閣園春風翠華當年此駐蹕太平天子長楊宮浮雲南去繁華歇回首梁園亦灰滅淵明亂後獨歸來欲傳龍山想愁絕今我獨行尋故基前日家僮白髮垂相看不用吞聲哭試賦宗周黍離離（陳氏先父之外家也金章宗每遊獵必宿其家淵明謂先父龍山指孟嘉事）

采石圖

何年鑿江倚青壁乞與中原作南北天公老眼如看畫萬里才堪論咫尺蛾眉亭中愁欲滴曾見江南幾亡國百年回首又戈矛可憐辛苦磯頭石江頭老父說當年夜捲長風曉無迹古人衮衮去不返江水悠悠來無極只今莫道昔人非未必山川似舊時龍蟠虎踞有時歇月白風清無盡期古人看畫論兵機我今看畫詩自奇平生曾有金陵夢似記篇舟月下歸

金太子允恭唐人馬

道人神駿心所憐天人龍種畫亦然房星流光忽當眼徑欲攬轡秋風前漢家金粟幾蒼煙江都筆勢猶翩翩東丹獵騎白豪貴風氣惜有遼東偏天人秀發長白山畫圖省識開元年金源馬坊全盛日四十萬

匹如秦川。天教劫火留此幅。玉花浮動青連錢。原作連錢。據元文類改正。案連錢馬名。英靈無復汗石馬。原本復字倒置馬字下。據元文類移正。悲鳴眞似漁洋古詩選作眞是。泣金仙。只今回首望甘泉。汾水古詩選作汾州。繁華鴈影邊。奇探竟隨轍迹盡。兀坐宛在驊騮先。人間若有穆天子。我詩當作祈招篇。

宋理宗書宮扇 并序

杭州宮扇二。好事者得之燕市。一畫雪夜泛舟。一畫二色菊。理宗題其背。有興盡爲期。及晚節寒香之句。諸公賦詩。予亦同作。

天津月明啼杜鵑。梁園春色凝寒煙。傷心莫說靖康前。吳山又到繁華年。繁華幾時春已換。千秋萬古合歡扇。銅雀香銷見墨痕。秋去秋來幾恩怨。一聲白鴈更作元詩選落。西風冠蓋散爲煙。霧空百錢韉錦天留在。禍胎要鑒驪山宮。當時夢裏金銀闕。百子原作杯。據元文類改正。樓前無六月。瓊枝秀發後庭春。珠簾晴捲天門雪。棹歌一曲白雲秋。不覺金人淚暗流。乾坤幾度青城月。扇影無情也解愁。五雲回首燕山北。元文類作雪。燕山雪花大如席。雪花漫漫冰峨峨。大風起兮奈爾何。

續十二辰詩

饑鳶嚇鼠驚不起。牛背高眠有如此。江山虎踞千里來。才辦荊州免穴爾。魚龍入海浩無涯。幻境等是杯中蛇。馬耳秋風去無迹。羊腸蜀道早還家。何必高門沐猴舞。豚穿雞栖皆樂土。柴門狗吠報鄰翁。約買神豬謝春雨。

送徐生還鄂　并序

江夏徐生東湖故家庚申北渡客燕趙十七年而宋亡其子姪書來迎之而還蓋前人所謂黃鶴歸來疑城郭之猶是浮雲一去惜人代之俱非者也諸公賦詩以道其行命容城劉某敍而倡云

燕山送客歸南州興來每恨無扁舟君歸爲我謝江漢思君不見令人愁千里風煙想瀟灑一代英雄成古邱當年才氣鸚鵡洲撫掌笑殺黃鶴樓黃鶴歸來哀江頭江山依舊人悠悠浮雲萬古恣變滅眼中擾擾何時休紫陽仙人歌遠遊飛蛟起滅三千秋爲君揮手崑崙頭（紫陽、謂晦翁。飛蛟起滅、見遠遊集注。）

蠡吾王翁畫像　并序

蠡吾王翁世爲農家多蓄粟金源貞祐初宣宗南渡河朔大饑翁於是發之全活者甚衆時鄉豪在所皆自樹慕義者咸欲推翁爲首翁不許挈家避地扶溝餘二十年而汴亡天下蕭然蕩爲邱墟翁家獨無恙而歸子孫讀書不求祿仕三世皆以壽終殆不偶然也翁之曾孫天輔求予序翁之行義於其畫像謂庶幾能聞之名士大夫而有以發潛德之幽光也

北門翠屏雷破山畢逋頭白五馬遷乾坤運會到血肉有欲脫之誰飛仙河朔諸州尤可憐有饑以一（原作）來無此年鄉閭嗷嗷公哺之公困有底心無邊諸豪推唱彼亦義亂世性命公能全教子讀書不求官歸來素髮家山前天理不隨陵谷變坐看老樹生蒼煙只今圖畫對翁像回首兵塵一慨然誰能生死太平日白石共煮西山泉

宋徽宗賜周準八馬圖

筆底金鞍有肅爽誰云不博降王長汴梁門外若雲屯畫本相看應自賞十載青衣夢故都經營慘淡欲何如只除金粟呼風鳥曾見昭陵鐵馬趨

宋高宗題李唐秋江圖

秋江吞天雲拍水濤借西風挾不起斷雲分雨入江村回首龍沙幾千里澹庵老筆搖江聲髣髴阿唐慘淡情千秋萬古青山恨不見歸舟一葉橫

宋理宗緝熙殿硯

使君持送緝熙硯捷音才到山中人四十三年如電抹此硯曾經秋復春寂寞經筵勸講臣詩酒宮中樂事新文章只數天中月萬卷何曾筆有神

宋度宗熙明殿古墨

江南賜姓功臣李吾州奚生墨工爾江南赭盡吳山松吾州老樹搖晴空君王弄墨熙明殿不覺江頭度白鴈劫火猶解愛庭珪吹送山家易水西松風含哀生硯滴似訴優游解亡國只今惟有哀江南寶氣不受鵜溪縑早晚扁舟適吳越爲君揮灑天門雪

金太子允恭墨竹

黑龍江頭氣鬱葱武元射龍江水中江聲怒號久不瀉破墨揮灑餘神功天人與竹皆眞龍墨竹以來凡

馬空。人間只有墨君堂。何曾夢到瓊華宮。瑤光樓前月如練。倒影自有河山雄。金源大定始全盛。時以漢文當世宗。興陵爲父明昌子。樂事孰與東宮同。文采不隨焦土盡。風節直與幽蘭崇。百年圖籍有蕭相。一代英雄誰蔡公。策書紛紛少顏色。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白髮。哀歌對此吟雙蓬。秋聲蕭蕭來晚風。極目海角天無窮。黑龍江見金史。幽蘭軒義宗死所汴亡。張蔡公以金實錄歸。遺山嘗就公謄錄。此軸亦公得於汴之中祕者。公之子仲仁持以求予詩。故終篇及之。

白鴈行

北風初起易水寒。北風再起吹江干。北風三起白鴈來。寒氣直薄朱崖山。乾坤噫氣三百年。一風埽地無留錢。萬里江湖想瀟灑。伫看春水鴈來還。

渡白溝

東北天高連海嶠。太行蟠蟠如怒虎。一聲霜鴈界河秋。感慨孤懷幾千古。只知南北限長江。誰割鴻溝來此處。三關南下望風雲。萬里長風見高舉。萊公灑落近雄才。顯德千年亦英主。謀臣使臣强解事。枉著渠頭汗吾鼓。十年鐵硯自庸奴。五載兒皇安足數。當時一失榆原作渝。照文類改正。元關路。便覺燕雲非我土。更從晚唐望沙陀。自此橫流穿一縷。誰知江北杜鵑來。正見江東作元文類海東。青鳥去。漁陽撾鼓鳴地中。鷓鴣飛滿梁園樹。黃雲白草西樓暮。木葉山頭幾風雨。只應漠漠黃龍府。比似愁岡更愁苦。天教遺壘說向人。凍雨頑雲結淒楚。古稱幽燕多義烈。嗚咽泉聲瀉餘怒。仰天大笑東風來。雲放殘陽指歸渡。

過易州登西樓

秋氣壓山山欲摧。西樓正有詩人來。悲歌感慨聊一發。萬古抑鬱今崔嵬。甯山爲有瀛王臺。頑癡至今如死灰。幽燕勁氣老益壯。北山飛翠來吾杯。

登鎭州隆興寺閣

太行鱗甲搖晴空。層樓一夕蟠白虹。天光物色驚改觀。少微今在青雲中。初疑平地立梯蹬。清風西北天門通。又疑三山浮海至。載我欲去扶桑東。雯華寶樹忽當眼。拍肩愛此金仙翁。金仙一夢一千載。騰擲變化天無功。萬象繞口恣噴吐。坐令四海皆盲聾。千池萬沼盡明月。長天一碧無遺蹤。我生元感非象識。此眼此臂將安庸。海岳神光埋禹鼎。人間詭態何由窮。金天月窟爾鄉國。玉毫萬丈須彌峯。一杯徑欲呼與語。爲我返駕隨西風。堂堂全趙思一豁。江山落落吾心胸。中原左界此重鎭。形勢彷彿餘兵衝。歌舞遺臺土花碧。旗幟西山霜葉紅。乾坤割裂萬萬古。烏鳶螻蟻爲誰雄。滹水悠悠自東注。落日渺渺明孤鴻。

乙亥十月往平定早發土門宿故關書所見

風烟全趙如平掌。失脚山城夢猶想。土門一縷漢時天。萬古行人爲誰仰。指似勍敵談笑中。爲狀羸僕忍寒强。當年鼓角如可聞。急著清吟和林響。遠山宛欲來相迎。近山留人屹相嚮。或從井底忽登天。倚伏已能先想像。平生愛山眞惡讖。今日果爲山所網。昨朝爽翠擁修眉。最恨高樓負清賞。壯懷鬱鬱悶欲絕。安得凌風恣吾往。天教石頂放一頭。駃若騱騠脫羈鞅。山靈努力出奇供。只恐先生駕虛枉。萬壑霜松動悲嘯。極目雲煙堆莽蒼。北門形勢護中原。辨與姦雄增技癢。太行橫絕半九州。留在平原幾塵埃。何人爲我

起六丁。嵯峨盡墮天宇朗。千年再睹神禹功。恍若鴻濛流原作開四象。

范寬雪山

老寬胸次無墨汁。經營慘淡寒生須。秦川名山古壯哉。況復玉立千尺孤。安得辰光滿東壁。試看龍燭熒嵓墟。赤塵鴻洞天爲廬。一邱一壑眞吾廬。眼中人物誰冰壺。

霸陵圖

霸陵平生有詩境。黃閣何物爲清風。鄭五自知非相才。獼猴枉畫淩煙中。作傭莫作詩家傭。百爲淡苦誰汝供。古人星露尙有戒。況是風雪來無窮。襄江明日蒲萄暖。斜風細雨舡頭轉。門前暮雪吾不知。坐上春風人未遠。

趙生水墨虎

南山鬱鬱煙霧濛。北山落日薄幽叢。先生眼花臂猶健。聞虎有眞心愈雄。聲弦寄目黃廬東。人言此是高堂中。仰天大笑出門去。時危慘淡來悲風。

仲誠家藏張蔡公石女翦製香奩絕巧、持以求予詩。

靜華墨君天下奇。陵川仙人爲賦之。遺山野史誇慧女。萬古春風蝴蝶詞。豈知此巧復絕代。夜月靜拂天孫絲。夢雲絲雨有形外。郢斤庖刃無心時。蔡公凜凜襄鄂姿。諸郎畫戟清香詩。香奩秀發亦餘事。詩人饑眼省見稀。敲門靑燈爛紅碧。布衾驚走惡睡兒。破屋猶疑翠鯨怒。短褐誰憐紫鳳移。東家健婦把鋤犁。西

家處女負薪歸哀哀正念誅求苦對此無言空淚垂

張元帥寶刀

土不產金人氣雄眞人握鐵開鴻濛不知此刀何所得風煙餘烈來霜鋒將軍聲名今蔡公酒酣過我歌形弓持刀對公兩奇絕眼中已覺南江空水波江聲浩無窮朝鼉夕淬天有工回鶻健兒戲天巧前身鐵精非凡庸紫煙燄燄天爲紅鑌紋秀發青芙蓉寶環搖落初開封四壁如著清水中天山積雪聚鉅鍔寒色直欲朱崖通摩挲神物三太息此行善保千年功

山行見馬耳峯

近山豪士少羈檢酒澆不下胸崔嵬遠山靜女亦閑雅尚恨少有傷春懷亂山米聚爭拱揖武卒侍婢皆凡材天知老眼不受塵路轉忽睹雙峯開雙峯何年聳雙耳叱之不動煩風雷今朝向我效神駿翠色欲逐神鞭來浮世浮名酒一杯我欲駕此觀蓬萊只愁日暮三山上黃塵回首令人哀

雪翠軒觀太寧火

吾家雪翠天下白銀河無聲月無色天關不閉寒崢嶸箕尾晶英凍將坼帝遣六丁下取將勑賜名軒換金碧初如紫霧蟠青雲飛下人間作堅壁漸如扶桑六龍出萬縷丹霞吹海立何人辦此女媧氏補天重煉蒼蒼石陽能兼陰今可知祝融若幷元冥國正教蕪穢洗欲空誰爲千年棟梁惜殺機如火出至微燄燄寧知有今夕軒中高臥劉更生願借餘光照方册方册有道出黃虞今古煌煌天與極火耕明日千萬

斛酒瓮已聞春雨滴。不妨一飲盡羣山。醉暈春生半天赤。

雪浪石

邵家水陸說影象。一物自可涵無垠。滄浪仙人歌感應。石中固有此理存。老坡胸中如此幾。磈磊須得銀河噴。嘲嵩唾華天不嗔。武夷赫怒張吾軍。偶從北海得生氣。竹石也愛風姿新。我來正當秋雨霽。一杯冥漠元都門。小璫好事如先臣。坐令平地石生根。渠家兒戲解亡國。作詩一笑君應聞。

煙霞觀雲巢松

盤柯盤屈今幾時。龍攣虎跛森英姿。道人眼中無可怪。一巢見餉吾何疑。我所思兮潁與箕。秋聲瀟瀟吹送之。清風一披雲一席。松中之樂天不知。靈臺方寸有君節。虛籟萬古絃吾詩。歲晚相期君與我。笑拊吾髯盡此巵。

瘍醫詩卷

煉心如石補天缺。煉心如泥補地裂。自蓋正飽丹鳳饑。心能作實亦能鐵。乾坤搶攘今幾年。誰家藥籠金石堅。千金此方不一試。雲山注目秋風前。

明河秋夕圖

明河澹澹縱復橫。行雲悠悠度疏星。鳳媒不來烏夜驚。瓊枝玉佩遲所託。盡中隱隱聞機聲。秋來秋去今猶古。此恨不隨天宇青。崑崙西頭風浪平。辦我一舟蓮葉輕。浩歌中流擊明月。九原喚起嚴君平。人間此

水何時清.

美人

美人娟娟秋水隔.煙霧深沈蒙玉質.目逐晴波去不歸.遙山只有竹雲碧.碧雲日暮心悠哉.窗前一夜梅花開.平生自信心如鐵.一寸相思一寸灰.

玉簪

春色醉人人未醒.獨憐月露秋零丁.昭陽日影巧相避.寸心未減寒洽洽.只應得我一顧足.爲君小醉秋風亭.蓮兄君子菊弟隱.何物處君君意肯.玉簪玉簪誰與簪.蒼苔疏雨秋欲深.

荆南送橘

江淮草木少生意.今日佳果來何奇.枯苗一溉自此見.入手卽有甘棠詩.眼中風露瀟湘姿.渺我幽林千樹思.只恐江聲撼吾枕.相看坐對寒更遲.

食筍

夢迴齒頰風蕭騷.幽姿不許霜松高.南來蒼玉不盈束.已覺飲興飜雲濤.詩家胸次自宜此.尙嫌煙火須烹炮.想像南風吹萬竹.鑮龍正恐稱寃號.石盆養魚心自苦.仰羨鸚鵡雲間巢.眼中歲旱土不膏.長鑱復盧山無毛.退食歸來北窗夢.山巔朱鳳聲嗷嗷.

王君奉命賑濟彰德過予求詩

十年監官窮到骨。一簿武邑如登天。巧宦紛紛日九遷。白髮青衫獨可憐。昨朝讀君阜民篇。察物情亦已賢。南郡饑民想更苦。以君賑濟非偶然。驛傳星馳乃爾急。何暇載酒揚雄元。茅容問稼當有語。野夫憂國願豐年。

送寇長卿同知岳州

聞君得官岳樓去。我夢已落江湖濱。天下先憂付公等。江山之樂當平分。荊湖一城百戰得。存撫安得人人君。岳陽父老宜相賀。君是荊州舊幕賓。（廉荊州治稱第一。）

三月三日許天祥置酒東城

都門氣習豪翩翩。此君尊俎今宛然。春色今年遲半月。留待忽忽過寒節。臨流雅唱尋舊盟。青眼青天對今夕。橫橋綺服麗人天。蒼苔坐我羲皇前。花枝華髮兩如許。天意時情一杯舉。安石起舞元龍歌。蒼生我竟如渠何。

飲仲誠椰瓢

君家瓠落無所容。江湖誰辨平生胸。海南佳氣久鬱塞。灩澦似喜今相逢。前年對酒面發紅。今年對酒氣如虹。江山萬古騷人國。跬步便與華胥通。河間古儒病我拘。聞我一飲喜氣濃。平生得意南湖張。此意頗與河間同。太古渾尊老無底。一朝傾倒何由供。醉鄉千年有此客。鳥歌蝶舞春濛濛。醉翁之意不在酒。宛如琴意非絲桐。太和風境無酩酊。洛陽樓閣高玲瓏。洽然仙馭一杯水。眼中渺渺無極翁。西家伯倫嗜且

聲東家醉死王無功酒中醒境渠未識冰壺秋月寔崙峯舉杯喚月來胸中人間白日浮雲空五嶺山高雲幾重朱崖滅沒南飛鴻元鶴翩翩渺何許操瓢徑訪眉山公一杯水見潘延之和茂叔憶濂溪詩河間謂趙玉南湖謂仲實洛陽樓閣堯夫空中樓閣事

南溪行

老人耕牧南溪南南溪草淺牛所貪大孫攜書小攜酒青蓑爲席樹爲庵以書教孫仍自讀隔溪遙聽聲諵諵牛眠樹陰孫勸酒老人未醉意已酣老人氣高軀幹小面狹於髯森若杉年周甲子辰又浹世故十率八九諳早歲精勤傳世業口誦太素手弄廿以藝發身寧久屈安車徵起詔使監入爲天子侍從臣龍沙萬里嘗陪鑾鼎湖白雲望不極招之歸來山有嵐身出夢關涉覺境人間萬有皆空函侍從之名不復記老人自署南溪衖呼兒來前雙玉立曰我愛汝擇所堪自我中年學讀書方寸若有神明鑒活人之功豈不美一有不中中或慙青囊祕封不再展塵迹從此乃一芟讀書力田兩交進困有所收心有函開此樂國自我始繼而大之在汝男我今已成齊變魯汝等當爲青出藍東北一舍容城翁今年臥病家山巖其室雖邇人甚遠汝糧自裹簦汝擔雪中款段來叩門僕夫汗流扶酒甕侑尊有物隨土產厥包雜進鴨與鵝飲劇談發不自禁四鄰驚走來窺探先生靜默如土鐘叩之愈大聲愈籟今朝音吐瀉河漢老人者誰開其緘斥之令去不復語與亡萬古手與談空鉤意釣不在綦澹然相對如禪龕老人思家不可留二兒扶歸杖几參臘醅開時魚可膾相約載酒遊溪潭

送王之才赴史館編修

太古熙熙存太質。誰爲結繩陷膠漆。三墳五典生厲階。一派前道千流出。商周灝噩數千年。刪定塵編纔半壁。自從盲叟好浮誇。天遣阿遷奪其筆。歷代煩文愈是非。鑿碎名山藏不得。偉哉君實集大成。爾後不聞麟再泣。遼金邪魅無人誅。略主英臣少顏色。策書未削徒紛紛。當恨天孫惜刀尺。公躭史癖今史榮。姦魂夜哭崔浩直。善惡磊磊軒天地。筆頭休放波濤息。賤子蕪絕寂寞濱。耕牧河山拾古迹。悲愁忍效虞卿窮。蒼黃敢召台州譴。中原人物有權衡。玉堂誰擅才學識。山東麟鳳半青雲。燕南獨占天荒隙。公能一奮天下文。袖手傍觀甘自適。

同仲實南湖賞蓮醉中走筆

溘江紺(原作浦)寒風露涼。安得置我濂溪堂。香塵縹緲芙蓉裳。百年得此南湖張。舉杯人勝境亦勝。有蓮以來無此香。蓮香隨酒來詩腸。得句驚起幽禽翔。幽禽隨人作痴態。意欲和我風雩狂。人間一味清到骨。兩足暫付吾滄浪。螟蛉蜾蠃聊且去。醉眠太華雲間蒼。

明遠堂賞蓮醉賦

畫堂香遠凝清秋。宛如坐我南湖舟。主人愛客情亦重。謂我無語花應羞。荷香繞筆詩自健。滿紙已覺清江流。平生老氣回萬牛。爲君傾倒元龍樓。舉杯喚起謝安石。我醉不省蒼生憂。

元章論書帖

書家豪猛見世變寥寥鐘鼎今幾塵古人胸次無滯迹意外蕭散餘天眞愛書愛畫卽欲死狂絕俗絕無此人臭穢功名皆一戲渠言夸矣君勿聞

阿寅百晬

南湖風鑒不多可詩中驚見阿寅名朝來抱來聚星亭神涵秋色啼古聲都山張氏世有賢斷崖近得唐碑銘乃翁寂寞老窮經阿敬健筆啟中勗循環元間豈終晦開物有期須一鳴老夫自任河汾教先爲虛席待此生

友人送枳朮丸

心胸未識黃昏湯無食何用求檳榔書生但苦湯餅睡巴椒慘慘無鼠腸舊聞易水仙翁術綠荷包飯圓枳朮南州故人持送我但欠黃雲數千斛笑撫青囊時一鼓健啖何由酬此腹

記夢 二首

天風吹雲送星槎蒼鱗道前牽紫霞鳳凰呈舞月妃和飄飄來自金母家金母臨行有奇贈玉簫瓊管聲清佳囑我醒時無泄露恐世知子生喧譁明朝夢覺莫驚怪異香冉冉浮窗紗

眼中雲物徒紛紜我一掉頭殊不聞天風瀟瀟燈半滅忽爾雲間見雙闕欲吐不吐三萬言雄雞已落長庚前牀前阿魯讀魯論到植其杖而芸田

雜言

觀雷溪

飛狐天下脊。老氣盤互囘。三江瀉天怒。合爲一水東南來。此勢不殺令人愁。石門喜見西山開。未補青天裂。誰鑿混沌胎。奇聲猛狀萬萬古。山根幾許猶崔嵬。兩山倒傾瀾百丈逢顛崖。先聲動毛髮。餘爽開襟懷。初疑萬壑轉奔石。意像髣髴坤軸摧。又疑鼓角鳴地中。百步未到仍裴徊。荒祠下石磴駭目何雄哉。春風不到太古雪。今日乃得胸中雷。穿石誰能窮窟宅。流沫勢欲浮蓬萊。平生芥蔕今寒灰。兩耳到骨無纖埃。酈元筆頭天下水。石門之奇猶見推。乃知茲遊亦奇絕。快弄素霓噴瓊瑰。東崖一片石。坐撫千年苔。爲招郎山君。共捲長鯨杯。江妃爲鼓靈鼓催。赤鱗躍出銀山堆。先生醉來泉灑面。狂歌一和湍聲哀。

遊郎山

昨日山東州。馬耳索御凌風嘶。今日軍市中。不覺已落山之西。山之面背一無異。不待風煙變化神已迷。危關度雪嶺。亂石通荒蹊。林間小草不識風日自太古。我行終日仰羨木杪幽禽啼。但見雨色來。實物覘以淒。忽然長嘯得石頂。痛快如御駿馬驅萬里來長風。五色開晴霓。長劍倚天立。皎潔瑩鸕鷀。平地拔起不傾側。物外想有神物提。詩家舊品嵩少同。畫圖省見巫山低。誰令九華名。獨與八柱齊。千態萬狀天不知。敢以兩目窮端倪。蓼騰誰避若飛隼。側瞰何屈如怒猊。千年落窮邊。煙草寒萋萋。若非鄧亭書生此鄉

國物色誰省曾分題。（酈道元註水經說郎山形勢最眞今涿郡有酈亭其先世所居也）乾坤至寶會有待豈有江山如此不著幽人棲。頗聞山中人雲間時聞犬與雞只疑名山別有靈境在不許塵世窮攀躋不是先生南遊有成約徑欲共把白雲犁九疑窺衡湘禹穴探會稽玉井爛賞金芙渠日觀倒捲青玻瓈風煙回首莫瀟灑南遊準擬相招攜。

掛書牛角圖

長安江都搏手空臺司光祿誰雌雄大事既去乃爾耳渠頭不斫將安容。嗢嗚千年楚重曜將軍視之猶楚公。掛書牛角亦偶爾史臣比擬良未同青青澤中蒲秀色自淩空可憐徐包徒學術皆凡庸君不見羣兒驅羊竟何功晉陽桃李亦秋風。

猴山圖畫有如此何如長作多牛翁。

浙江潮圖

山人懶絕夢亦然鼎如萬牛不可遷誰信畫工筆頭有神力扁舟一夜江聲寒覺來千里雪漫漫中有數點青峨閑人間天門壯觀已如此豈知大塊喘息四海如鼻端海中仙人冰雪顏吸風御氣非人寰試問濤頭何當還為我寄聲三神山我欲乘興遊其間。

清江曲

清江芙蕖玉可憐岸花汀草自年年來鴻去燕不相識曉露無聲香暗泣江樓縹緲如花人望之見之不可親無限晴雲錦樹新愁眉只向遙山顰遙山一千里長在愁眉底鏡裏繁華過眼空遙山鑪向青銅中。

遙山遙復遙芙蕖霜早凋明日愁眉爲誰埽月白江清天未曉

先天漆硯詩　并序

予近得漆硯二劉文茂之所惠者象璧水而先天八卦周焉予遂名以別之且賦詩以答茂之云

揚雄久寂寞載酒誰相過今夕是何夕燭花吐燄浮煙羅天開氣機動起舞獨婆娑晨光滿壁佳氣集客來怪我衰顏酡袖中隱隱天根雷欲出不出神所訶硯漆未爲貴形古天森羅夜月碧落影秋風寰海波茫茫兩儀根日月東西柯環中方寸地樂境涵天和弄丸恣遊戲觀物供研摩平生犀韋編退筆如山阿成都墨池自尚元劉歆醬瓿空作魔今朝得此天所戲令人一歎三摩挲扶搖子安樂窩老氣鬱鬱卻日戈鞭鼉裂好原作烈據元詩改正月未消歇百年光景空蹉跎冥漠神光恍猶在松風入墨如吟哦東南澤國尾閭瀉西北仰看青山多青山天齊石可磨安得六丁爲我墮嵯峨我欲萬年老筆回江河先生與來不奈何爲君醉草太古滄浪歌

示孫諸

龍山古壯哉鬱鬱盤煙嵐一讀元子詩洽然玉泉甘江山勝境要佳客而我不到懷應慚雷家聱翁虎眈眈劉氏遺愛存河南百年喬木勁秋色鑑輿誰與供奇探崑山出美玉楚國多荊枏孫郎復貴種良璞須深函句萌愼培養雲霄看嵚嵚野夫老矣一何拙平生只有歸休堪傳經訪道可無愧爲我早辦龍山庵

早發高黑口號

蒼月瘦。黑風酸。枯梢老竅號空山。東方未動天發黑。迷途客子迴征鞍。冰髯壓脣帽簷側。耳輪霜醉鼻尖寒。中原年少燕南道。功名未了黃塵老。黃塵老馬上神州依舊好。

送國醫許潤甫還燕（來保定奔母喪。）

燕趙豪傑窟。馬遷曾此來交遊。卽今勁氣壓河朔。人物傑出嶄然雄九州。燕南子許子。胸盤星斗橫高秋。窮則良醫達良相。古人須向今人求。萬里黃雲馬上家。歸來淚滿銀貂裘。民病未蘇國支柱。勿以一身戚而忘天下憂。古來奇士重意氣。把臂一語肝膽投。君能搜我胸中磊落之奇才。我亦爲君寫我抑鬱之幽懷。

贈寫眞田漢卿（別字景延。）

君不見濂溪先生畫出太極圖。下筆萬物形神枯。又不見伊洛丈人寫出先天理。鑿破化胎混沌死靈犀。一點透圓光。自然造化隨驅使。景延老筆縱橫走。聲名不在龍眠後。一代人材老玉關。精英盡入丹青手。五湖三島在胸中。人間物象無遺蹤。閉門九經庫。意氣摩青空。手探月窟踢天根。千變萬化愁神工。愧我孩提五鬼窮。高軒未遇感秋蓬。千里窮途步兵哭。賓主逆旅客新豐。幸遇知音相見好。倒瀉詞源談未了。閣上麒麟高家臥。江邊非熊何處老。君王貪夢巫山雲。商霖變作商巖皓。惟有英雄少年人。路入雲臺猶未到。珍重先生筆下神。等閑莫寫常人眞。願君傳寫聖賢之蘊。經緯天地之文。窮乾坤無形之理。思風雲變化之春。周卽二公相左右。藐焉不作塵中人。